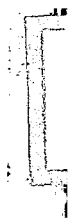


後 婚

著 塞 利 得
譯 松 友 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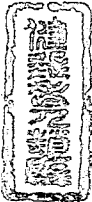


M
17
12

後 婚

著 賽 利 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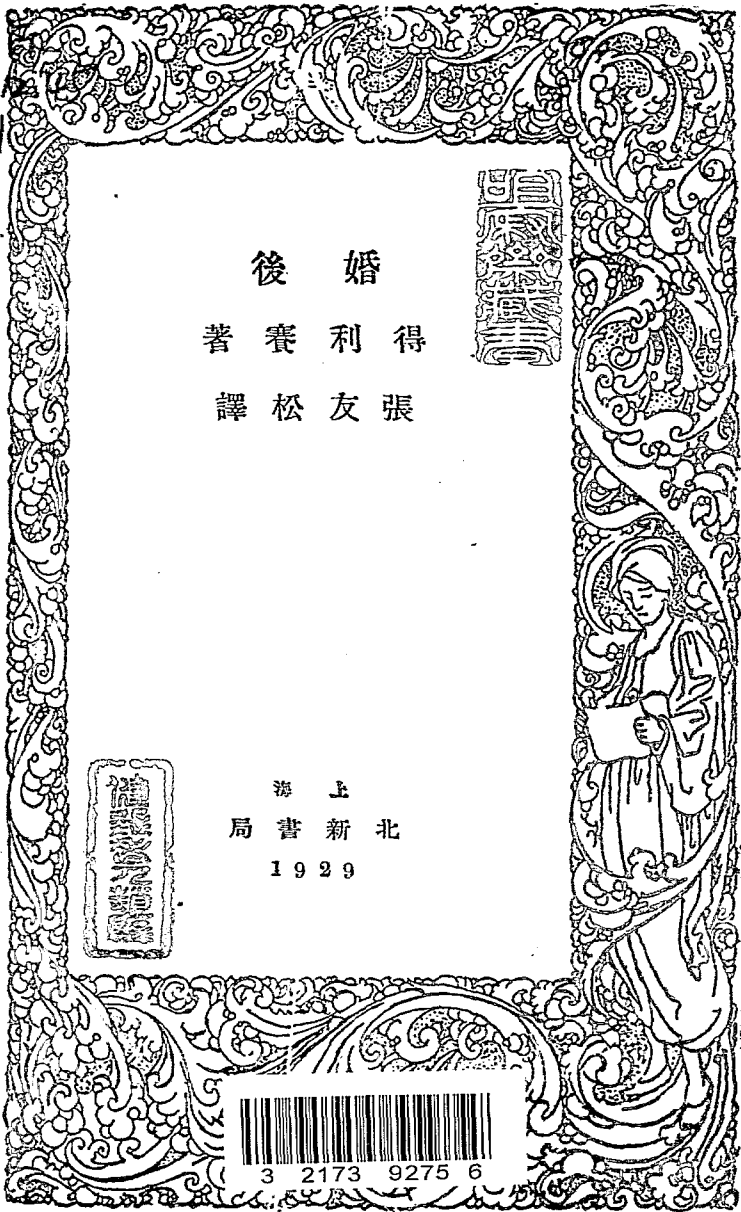
譯 松 友 張



海 上
局 書 新 北
1 9 2 9



3 2173 9275 6



美 歐
刊叢說小家名
一 之

錄 目

婚後……………一

老羅干和他的特麗沙……………五一

失戀後的擇偶……………一〇五

婚

後

婚 後

杜爾和瑪玳麗同居之後的幾個月裏，關於他們倆的性格彼此是否相稱的問題，頗有許多事情使他們比以前更加明白他倆之間存着一種很難應付的關係，不過我們還不能不承認，對於這種關係最明瞭的還是他。最使杜爾爲難的並不是他自己能否很稱心的合她的理想——他知道是很能合的，她之愛他真是了不得哩——而是她能否使她自己合於他的理想。他以前所有的朋友之中，他只能想得出很少數的幾個人會喜歡瑪玳麗，或是她喜歡他們。她對於美術室的生活是全不感覺興趣的，她所關心的只是因爲這種生活與他有關係罷了，而他呢，除了美術室生活之外，別無所好。

因爲他有那活潑的，熱烈的氣性，她現在既是時常與他同在一起，當然很容易看出他是易於和人家發生某種某種與她全不相干的關係的。他喜歡這裏跑，那裏跑，到處亂跑，正和他沒有結婚的時候一樣，瑪玕麗時常在他身旁，他看了真是覺得很難堪。實在說起來，他簡直就覺得奇怪，不知道她爲什麼要那樣常在他的身邊。他想，她對於他所認識的那些人，都不會喜歡。現在因爲他與她同居了，更仔細的把她觀察起來，他就知道他從前所認識的那些人，卽或是泛泛之交的，大多數都不會合她的脾味。

譬如吧，就拿佳散得拉·得瑞白來說，或是內華·巴吉爾，或是愛納·平布里支那具有含苞欲放的戲劇天才的女子，或是柯內麗亞·司其夫，或是佛麗大·布拉克司敦——這些音樂藝術場中的女子個個都是具有急進思想的，她們對於外表都不講究，她們都有些半祕密的

不道德的行爲。然而這些女子却個個都愛在社交場上與他相見，而且不要他的妻同行，他也是樂於見着她們的，因爲他喜歡她們。她們這些女子多半不會見過瑪玳麗，若有見過她的，他便覺得她們對於她的觀念也和他自己的相同——那就是說，她不喜歡她們，當真的不適用於她們的世界。她知道，她不能了解她們的人生觀。她是只求過一種生活，只求一種愛的。至於那些與奮的勾當，開同樂會呀，今日在這個美術室，明日在那個美術室聚會呀，這類極端分子和模特兒和未來的劇界明星們的集合，她常聽見他和別的人談到——她認爲這不會有什麼好結果。這種生活太熱狂了，與她所習慣的日常生活相隔太遠了。她從小是在一個田莊上長成的，她縱不能算得真是一個農人的女兒，却會親眼見過真正的生存競爭是怎麼一會事。

在那偏僻的艾阿華，亞環代爾鄰近的地方，什麼畫家，什麼模特

兒，未來的女戲子，萌芽的戲劇作家，一概沒有，不像在這地方，瑪麗看見這五光十色的，樣樣都有。在她生長的那地方，人們都工作，苦苦的工作。就在這刻時光，她的父親便在從事犁他的田地，預備春天下種——他是個白鬍鬚的老頭子，一雙眼睛露着誠實寬厚的神情，他具有泛愛的慈善心和義務觀念。她的母親天天都灣着腰在一個爐竈旁邊作事，預備飯食，洗盤碟，縫衣服，補鞋襪，凡是一個好管家婦和好母親所應作的事情，千種百種，她都無所不作。她的妹妹西麗，那怕是那麼愛玩，那麼美麗，也還是幫着她母親作事，在學校裏教書，到教堂去作禮拜，那中部西美生活的日常事情她都用一種簡易的，純良的，不存野心的態度，處置得很妥當的。這些東部暴發的人們的態度，最顯著的特點便是那高傲的自命不凡的心理，這種態度，西部人是完全沒有的。

有一天，杜爾提議請一次便餐，並且決定了請莎樂第·羅賽爾和米爾得列·愛爾司，她們這兩人的放任主義依傳統觀念看來還要算是合乎道德的；還有佛蘭昔·哈同，是一個年青的雕刻家，還有阿麗·司特恩女士，因為她唱最高音和最低音的聲調很可愛，足以助他們的娛樂。瑪珥麗很願意請羅賽爾女士和愛爾司女士，並不是因為她當真想要認識這兩個人，而是因為她不喜歡顯出她自己武斷，尤其是不願意顯得執拗。在她看起來，杜爾對於這些人喜歡得太過分了。他們却是來往太久的朋友，沒奈何，她只得勉強寫了請帖請她們來，她們也因為喜歡杜爾的緣故，並且又想看一看他這位夫人是怎樣的一位夫人，所以都來了。

然而瑪珥麗和愛爾司女士之間是談不到發生什麼真正的友誼的，因為她們對於人生的見解根本不同，雖則愛爾司女士的態度和瑪珥麗

是一樣的守舊，她的信念也和他一樣的堅執。但是愛爾司女士一半因為杜爾沒有看上她自己，一半因為那番競爭之中瑪珥麗居然是勝利者，便認定這是杜爾不會挑人；她堅信瑪珥麗沒有相當的藝術思想，沒有相當的廣大眼光，不配作他的一個好妻子。她的相貌還算可愛，不消說，她第一次到她這裏來便看出來了；但是她在社交方面而論，却真是沒有什麼可取的，她對於社交的方法太沒有訓練了，而且又不很聰明，不很有趣，不足以作他的理想的伴侶。不但如此，她還拚命的老拿這點在心裏想，她雖則也笑，而且極力裝着親熱的神色，她的態度之中却終不免將那種隱衷顯露出來了。瑪珥麗看出了這一點。杜爾也看出來了。他心裏所想的，他不敢向她們兩人之中任何一個說出來，然而他知道她們是不會和好的。這真使他焦心啊。因為他是非常喜歡愛爾司的；可是，奈何！瑪珥麗簡直不說她半點好處啊。

至於莎樂第·羅賽爾呢，他很感謝她，因為她處了這種難於應付的時候，還能神色自如，不露痕跡。她一看便明白瑪珥麗爲的什麼難受，於是便在她面前很有禮貌的對待杜爾，極力避免嫌疑。她的談話裏這裏也是『懷爾德先生（懷爾德即杜爾的姓）』，那裏也是『懷爾德先生』，而且她的話多半是向瑪珥麗說的；然而她終究還是覺得不容易對付。瑪珥麗的疑心還是不能免。當日莎樂第和杜爾之間的那種事事隨意的自由，現在一點也沒有了。他從瑪珥麗的神色看來，知道他稍有絲毫不老實她表示，馬上就要壞事。那天晚上他偶爾不慎，說道：

『嘿，莎樂第，好孩子！到這邊來。我要拿一件東西給你看看。』事後他完全忘記了這句話，瑪珥麗却記在心頭，向他提及了。

『親愛的，』她在火爐前面抱在他懷裏的時候，出其不意的說

道，『爲什麼人家到這裏來拜訪，你要對她們那樣隨便呢？處在你這種地位的人，無論和什麼人都不應該太隨便了。你知道不知道你不應該呢？你的身分要緊；你比不得人家。你這麼一來簡直是失了自己的身分，這使她們覺得她們自己是與你同等的，其實她們那裏配呢？』

『現在誰有什麼隨便的舉動呢？』他一聽她說的話，馬上就很煩燥的反問道。但是他却露出了強自鎮定的神色，心裏只怕她又激發了情感，使他受責備和管束的苦楚，因爲從她那句話看來，他知道那是不免的。

『咳，你犯了啊！』她堅執的矯正他，但是表面上却露着溫柔的，漫不經心的神色。『你老是愛犯這個毛病。你太不肯練習莊嚴的態度了。親愛的。那並不是你生性沒有這種態度——只是你不練習罷了。我很明白，那是因爲你忘記了。』

杜爾對於她這些話頗起了一番反動，因為她正觸着他那最惹不得的一點——他的自傲心。他有時候太缺少架子，那是實在的。他自己也知道。他因為嗜好美或有趣的一切——女人，男人，離奇的事情，詩歌，以及其他——每每有些很放肆，很隨便的表現，談話的聲音很高，愛用俗語，又好狂了似的大笑。這是他的一種缺點，他自己也明白。他有時候的確表現得太過分了。他的朋友們，他那些專門音樂的最要好的朋友們早已看出這點來了。在他自己心裏，他後來也懊悔這些事情，然而他無法自禁，那是很顯然的。他喜歡興奮，自由，放肆——他認為這是『自然』——他這種癖性對於他研究音樂是有補助的，但是他若想到有什麼別人注意到這點，認為這是出乎尋常的，他便要為之不快了。他的感覺力是特別敏銳的，瑪珥麗這種指摘人的巧妙手段，他這是初次發現。他們結婚以前，他絲毫不曾注意到她這一點。

一直到行結婚禮和結婚之後的一個短時期內，他覺得自己儼然是主人。她時常像是很依靠着他，很希望他娶她爲妻。哼，她的生命簡直就好像是在他的掌握之中，或者他以爲如此！現在呢，——他極力回想這一晚的事情，想記出他究竟說了什麼話，或是有什麼舉動，但是他絲毫也記不出來。一切都似乎是很無心的。他連一件事情也不想起來，然而——

『我不知道你說的是那一會事，』他撒了手不抱着她了，很煩燥的回答道。『我覺不出我是那樣的不莊重。我高興一點是可以的，是不是？你似乎是專門找我許多許多的毛病啊。』

『請你先不要生氣吧，杜爾，』她又堅執道，心中只想應用她那矯正的指摘法，但是同時却又想利用他對於她那顯然的弱點和表面的窘態的同情心迴護她自己。『你若發脾氣，我簡直就什麼事也不能

對你說了。你通常並不是不莊重，親愛的！你不過間或不留心罷了。你知道是怎麼會事了嗎？」她緊緊的挨近去抱着他，她的聲音抖顫着，她的手撫摩着他的面頰，怪巧妙的將熱情和懲罰雙管齊下。杜爾只覺得氣忿，恨惡，沮喪，和失敗。

「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使氣回答道。「我有什麼事作錯了？我記不起作了什麼事情會有那麼不合常軌。」

「並不是說怎麼了不得，親愛的！不過你是那麼作了哩。你忘記了，我知道。但是總有點不大對。那失了你的身分哩。」

「什麼事呀？」他不耐煩的堅執道。

「哎，並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就是你把哈同先生借給你的那些新雕刻物的照片拿在手裏的時候，你叫羅賽爾小姐看。你記得你怎麼說的——你怎麼叫她過你這邊來的？」

『不記得，』他答道，這時候他委實完全忘却了。他心裏想，也許偶然不留神，他伸手抱了莎樂第一下，或是他隨便開玩笑，關於那些照片說了什麼不正經的話；但是瑪珥麗決不會聽見。總而言之，近來他真是小心極了。

『噢，你說：「嘿，莎樂第，好孩子！到這邊來。」你想想，對一個姑娘說這樣的話！你知道這是多麼難聽，多麼粗俗嗎？她聽了這種稱呼是不會高興的，尤其是在我面前，你想是不是？她一定知道我不愛聽，知道我希望你不是那樣說話，尤其是在這裏。如果她是知趣的女子，她一定不要你那樣向她說話。你知道她不願意嗎？她決不能願意的。你想想，對不對，只要是個好女子就不會願意，是不是？』

杜爾很生氣的漲紅了臉。老天爺！這種無意的，隨便的事情居然弄成了批評和指摘的問題呀！難道他的一生爲了他那猝然的，迷了心

的婚姻，便要被拉下去，到他從前連想都不會想到過的一種地步嗎？
哼——哼——這個難題，真是他一生的新發覺，與他在少年期內和後
來所經過的一切都迥然不同，不消說，這使他非常懊惱，好像他的肉
裏面永久有一個刺一般。這真是割着他的心哩。他站了起來，把瑪珥
麗推開，（因為他們倆坐在火爐前面的一把大椅子裏），走到窗戶前
面。

『這些道理我簡直就不懂得，』他頑強的說道。『我不知道這點
事情怎樣會惹起口角來。哼，你積德吧！我和莎樂第·羅賽爾相識！
！雖然不久，却好像是有了多年多年了。她好像是我的妹妹似的。我
喜歡她。我說什麼她也不會介意。我敢拿性命担保，我說了那句話她
決不會拿牠當一會事。無論是誰，只要是像她那樣喜歡我，就不會介
意到那些。你爲什麼偏要挑着這點來麻煩呢，老天爺？』

『請不要賭咒吧，杜爾，』瑪珥麗急切的喊道，她用這句話，還是想繼續着往下批評他。『你是這樣說話並不漂亮，叫我聽了也太不順耳。我是你的妻子。你和她相識久與不久，那全沒有什麼相干；我總覺得那樣對她說話不什麼好，尤其是當着我面前。你說你那麼了解她，那麼喜歡她。好吧。可是你有沒有想到你應該顧到我一點呢？我總算是你的妻子不是嗎？你是不是覺得你不應該再有那樣的舉動呢，那怕你對她了解得那麼深——你是不是這樣想呢？你現在是結過婚了，這樣子叫別人看了不好，不管你對我的觀念怎麼樣。就是她看着也不會覺得好，只要她是照你所說的那麼好的女子。』

杜爾聽了這些半帶求情，半帶詰責的話，心裏覺得不知所措，很不耐煩，很懊惱。不消說，她所說的也有相當的道理；但是這不是一樁小得出奇的事嗎，那裏值得因此發生口角？她爲什麼要爲了這點

小事體和他吵鬧呢？難道他對人家的稱呼從此就再也不能隨便一點了嗎？現在他想了下，那樣稱呼是有點粗氣，這誠然是不錯的。也許當着她的面前，這不是最相宜的話，不過莎樂第並不會介意。他們彼此相識得太久了。她對於那句話無論那一方面都沒有覺出牠的不好；瑪珥麗却在這裏嚙嚙，說他太粗俗，太不過想，並且還說莎樂第也不是好女子，簡直是個鄙俗東西，爲的也是他那句話。這未免太難了。這實在是太狹隘，太守舊了。他決不能這樣下去，老受這種閒氣的。

他正想要說兩句難堪的話對付瑪珥麗，給她一點刻薄的批評，恰巧她走過來了。她知道她把他和莎樂第以及他那一般的輕率態度責罰得很到工夫了，並且知道他因此在發脾氣了。也許因爲他有了那種感覺力，以後會要避免這類事情。總之，她現在既已和他同居了四個月，她便漸漸的更加知道他的氣性了，她漸漸看出他的心情，看出他

的情感的力量，看出他的弱點的性質，知道他對於假裝的憂愁，歡樂，熱情，和苦痛的朦混，如何的馬上爲之感動。她覺得她很可以不要多大氣力便把他改過來。她知道他自視很高，把她看作一個小女孩子——大半是爲的她的身材短小。他似乎是以爲她既是小，便應該是弱的，然而她却知道她能運用一種智慧，一種技巧，一種手腕，他連夢想都夢想不到。若拿他和她相比，他並不像他自以爲的那樣聰明，至少關於情感的問題是如此的。因此，無論她引起了什麼不好的心情，只要一表示求他的同情，求他的憐恤，差不多每次都能使他的心意轉過來。她現在對待他簡直是像一個母親對待一個長得太快的，愛鬧脾氣的小孩子一般，只須拿好話哄他，便可以將他從一種很難應付的地步挽回轉來，她也就決定了用這種手段。她一生曾有一個很短的時期在學校裏教過小孩子，因此她對於孩子們的稗氣是知道得很清楚

的。

『喂，杜爾，』她嬌聲說道，『你不是當真和我發脾氣吧，噢？你不會「對我反」吧？』（故意學着孩子的聲氣。）

『啊，不要多心吧，瑪珥麗，』他冷淡的回答道。『這並沒有什麼。不，我並沒有生氣。只是我們再不要談到這上面去好了。』

『可是你其實是生氣了，杜爾，』她伸手抱着他，哄他道。『請不要對我反吧。我心裏很難受哩。我實在是太多嘴了。我癩了。我知道我不應該。請不要對我生氣吧，親愛的。我一會兒就忘記這會事了。我以後好好的。請你莫見怪，我以後一定留心就是了，請你不要反，好不好？』

這種哄他的話，他受不住很多，心就軟了。正如他所想的，他當真把她看作一個小孩子，她這陣熱烈的孩子話簡直是無法抵抗。過了

一會，他禁不住苦笑起來了。她真是小得可憐啊。他應該要忍受她那些怪脾氣才對的。並且，他對她從來沒有對待得適當。他對於他和她定婚的時候的誓約太不忠心了。她還不知道他究竟是多麼壞哩！

瑪珥麗將她的臂膀插入他的臂膀裏，斜身靠着他站着。她很愛這高高的，瘦瘦的，像貌不凡的少年，她要小心照管他。現在她提醒他的錯處，她就自以為是盡這份責任。總有那一天，經她累次苦勸之後，也許他會要改掉他那些傻氣的，討厭的，不令人起美感的習氣哩。他會要改掉那不自尊重的脾氣；他也會明白他現在心目中對她的觀念太不對了，想到他應該更加重視她才是。他終究會明白他是個結過婚的人了，他會要變為一個寧靜的，不輕言動的，有魄力的好男子，再不愛理會那些傻氣的女人，知道她們之所以圍着他起哄，無非是為的他是個音樂家，並且又有才，又好看罷了。他只要能不睬她們，那就當

真是偉大了。她知道她們存着什麼希望——這些醜態不堪的婦人呀！——她們只想把他弄到她們自己手裏啊。好吧，她們休想把他奪去！她們也無須以爲作得到。他已經是她的了。他和她結過婚了。她從此要保有他。她們儘量的圍着他起哄，却休想得到他。你看吧！

這次之後，他們倆又有過幾次別的口角——有一次是爲的杜爾在結婚之後過了些時候還不會把他倆結婚的事告訴他的朋友，這點大意的地方在他那遇事隨便的，不羈的頭腦裏並不見得是什麼根深蒂固的不忠心於她的表示，不過是作事太不小心，太不留意罷了，而在她心裏却認爲這是一種最不可原諒的事情！試想想吧，中部西美的人誰敢有這種舉動！——結了婚的人便應該有健全的，清醒的責任觀念和義務觀念，這是天經地義的呀！瑪玉麗好容易得了勝利，來到他家，她當然很担心，惟恐他有什麼不專情，不尊重她的忒心，或是對人家又

發生什麼愛情，以致隔閡漸深，漸成難以救治的裂痕，危害或毀壞她的幸福的根本條件。譬如她每次和愛爾斯女士會面之後，一定要向他提出新交涉來，因為瑪珥麗猜想他是他從前的情人之一，原是可以作他的妻子的。瑪珥麗到她的美術室裏去會她的時候，她總不馬上請她坐，這是一件告狀的理由；又有一天下午她去會她，分明到了喝茶的時候，她却送一杯茶給她喝，這又是一事。還有一次在她那裏，她請別人唱歌奏樂，偏不請她，這又是一事。

『我很痛快的讓她碰了一個釘子，可是，』有一天瑪珥麗向杜爾訴說她的苦情的時候，說道。『她老是說她那些研究藝術的朋友。我就老實不客氣的問她，既是有那些人向她獻殷勤，她為什麼不結婚。』

女人家這些玩嘴弄舌的地方所包含的尖刻心理，杜爾是不明白的。他很易於為那外表上的誠懇態度所騙，不知其中每每含着最刻薄的。

的情感。瑪珥麗是特別長於說俏皮話譏諷人家的，有時她和愛爾斯小姐或是她所不喜歡的其他女子談話，便要你來我去的彼此說許多尖刻的，巧妙的譏刺話，互相嘲笑，杜爾却可以站在旁邊聽着，一點也聽不出其中的奧妙來。她若覺得有人傷她的時候，他并不怪她爲自衛而與人家鬥嘴，但是他却反對她惹出新的是非，而這種行爲她又知道她是專長的。她對於愛爾斯小姐和羅賽爾小姐以及她認爲他真正喜歡的其他女子，都要時常找機會和她們鬥嘴，而對於他所決不會喜歡的那些人，她却很要好，（甚至相親相愛）。但是杜爾也以爲愛爾斯小姐不如和人家訂了婚爲好，免得引起新的難題。當真的，他是替她這樣設想。男女之間的友誼便要引起這種困難，真是憾事，他也爲這點頗覺難堪。

然而瑪珥麗却認爲有些人是與她同類的。譬如布蘭得先生，杜爾

在幾月以前第一次奏鋼琴，便是由他評定的，他還請杜爾和瑪珥麗到蒲拉薩飯店去吃了一餐——在他們看來——很豐盛的飯，席間他們會見了錫尼·波格，他是一家晚報的音樂評家；還有梅爾斐·阿格頓·莫里斯，和他的妻，他是藝術博物館的監理員；還有約西夫·紐康和他的夫人，他是那些歌劇界闊綽的評定員之一。杜爾和瑪珥麗都從來不會見過一個私人的餐室佈置得那麼燦爛光明。裏面簡直是滿屋擺着那塞斐爾盜器和威尼士有色玻璃杯，閃閃的放光。酒杯的數目是七個，一路往下擺成一行。菜是很齊備的，從俄國魚子醬以至點心，黑咖啡，栗子，酒，烟，無所不備。

席間的談話都是上等的資料，範圍說得很廣，從美國音樂家和歌唱家，歐洲畫家和雕刻家，以及愛琴海裏的小島上發現古代陶器的事，說到長島出產的精細玻璃器皿和美國幾個收藏家和所收藏的圖畫

的性質，以及藝術博物館現在的情形。杜爾只是專心的聽着，因為他現在對於他自己在藝術界的地位還沒有多少把握哩。他見了這些文雅而多能的人物，一個一個的就像是對於世界上的事情很有威權似的，他簡直不知道應該怎樣應付才好。照布蘭得先生從從容容向他所說的話，約塞夫·紐康一定有一千五百萬元左右的身價。據他說，若是有一張紐康先生的畫中了他的意，他決不會想到出價一萬，一萬五千，或是兩萬三萬元就行的。莫里斯先生是哈佛大學畢業的，從前作過西部一個博物院裏的監理員，又作過一次挖掘多島海裏的墨洛島的探察隊隊長。錫尼·波格是一位研究音樂史的學者，他好像是對於美國和外國藝術的趨向具有很廣博的學識，但是他却靠着作音樂批評的文字吃飯。他是個小巧的人，父親是挪威籍，但是他笑着說他是在奔西爾凡尼亞省的麥忌司波特生長長的。他頗喜歡杜爾，因為他很樸實的承認

他是來自中部西美的一個小市鎮，家裏在伊連諾亞開藥舖，所以認為他是個不好自誇的人。

『這真是奇怪，我們國裏怎麼專從那些偏僻的地方出些能幹的人，』他對杜爾說道。『這要算是我們美國很了不得的，可喜的，有希望的一件事情哩。』

『是呀，』杜爾說道；『我之所以特別喜歡美國也就是爲的這一點。』

杜爾一面在這裏吃着飯，心裏一面想着美國是何等奇怪的一個國家——各個人種混雜着，很有些意料不到的天才出來，財富和信用又那麼大得驚人。卽以他自己而論，當初出身是那麼卑微，現在却這麼非常的有希望——居然是當代最受人稱許的鋼琴家之一——說到天才這一方面，他的一生便可以表明美國的天才之豐富了。據他聽見人家

說，紐康先生曾經作過裁縫，他和他的夫人又是足以證明這一點的一個例。他們兩夫婦都是那麼老實的，無情感的，務實際的人，然而他却可以看得出這表面很老實的人也和其餘在場的任何人同樣的聰明，同樣的頭腦清醒，眼光銳利，態度和靄，甚至還要勝過旁人，並且關於音樂的事情也是同樣的聰明，雖則有些音樂家見了他那自滿的神氣，聽了他那重音奇特的英語，或許要譏笑他。他與通常一個美國人之間的分別便是他分外的注重實際，不好用一時高興的熱情。瑪珥麗也是很喜歡他的。

在這一次宴會席上，瑪珥麗腦子裏起了一種特別的念頭。她多次聽見杜爾所常去的那許多地方（至少在已往的時候）——莎樂第·羅賽爾家裏，密爾得列·愛爾斯家裏，以及別的許多地方——開同樂會，大家議論紛生的說個不休；她現在覺得圖畫和音樂世界的真正價值并

不全在這類的會裏，多半還在約西夫·紐康，喬治·布蘭得，梅爾斐·阿格頓·莫里斯，和錫尼·波格這一類人那些切實的商業性質的成績裏表現出來。紐康先生每逢人家說了什麼話特別合他的意，他便要簡簡單單的連說『是的，是的』，若是人家談論到大劇場和牠的明星們，他便要累次插嘴道，『我咸（看）見過拿（那）一齣棄（戲）』，這兩句話，瑪珥麗都愛聽。她心裏想，假如有這樣一個人高興與杜爾結交，比較那鬧喧喧的藝術室裏那些無意識的人們的狂熱勝過多少倍呢？她也知道在學識方面杜爾儘可與所有這些人周旋，足以應付自如，這是她很喜歡的。他在這裏和波格先生討論美國音樂界的情形，頗能神色自若，他和莫里斯先生談到希臘開掘古物的事情，也能一樣的從容。這些談話究竟是怎麼會事，她不能十分弄個清楚，但是不消說，連這些人都拿來談論，那當然是非常重要了。這時候杜爾也弄不

很明白，究竟這些先生們之中是否有誰對於人生多比他知道得多。他雖不很疑惑到這點，但是說不定這些有名的監理員，藝術批評家，銀行家，和布蘭得那樣的經理先生，其中或許有幾個人對於實際的事情比他眼光遠大得多，也未可知哩。實際的事情啊——他心裏老是想著。他只要懂得點關於金錢的事就好了！然而不知怎麼的，他的心老捉摸不着錢是怎麼賺來的。有些人賺錢簡直是毫不費力，而在他却是一件神祕得可怕的事，了無邊際的事情。

這次宴會之後，瑪廷麗便開始覺得杜爾應該特別慎重和人家交遊。她會和紐康太太和莫里斯太太談過，知道她們也都是像她自己一樣的樸實自然的人。她們都沒有那虛榮心和自傲心的架子，這種毛病，杜爾向來介紹給她的那些男男女女都是有的。若是拿她們兩人比一比莎樂第·羅賽爾和密爾得列·愛爾斯，再比一比她自己的母親和姊妹

們以及她那些西部的朋友，她們和後面這些人相像得多了。紐康太太雖是闊氣的人，說到她的兩個兒子和三個女兒，却像任何一個性情嫺淑的，顧慮周到的母親的神氣一樣。她的兒子一個在哈佛大學，一個在耶魯。她要求瑪珥麗什麼時候到她家去，并且把住址告訴了她。莫里斯太太似是受的教育更足些，她比較的更喜歡書籍和藝術；但是連她也注意到家庭裏日常必須留意的末節——這些事在瑪珥麗看起來，簡直是一切藝術，一切文化首要的基礎，比一切還要重要，至少比一切須得更加注意。譬如烹調，管家，上市場以及縫紉等事，莫里斯太太都是要顧到的，并不含糊過去，紐康太太當然也是如此。莫里斯太太說到要趁早晨去找一頂新春帽，又說如何的找不出工夫來。有一會那些男子們談到歐美藝術的標準，正在特別起勁的時候，瑪珥麗問道：

『你非常喜歡藝術嗎，莫里斯太太？』

『並不見得怎麼樣，老實告訴你，懷爾德太太。呵，有些圖畫我是喜歡的，每季裏出色的音樂表演我也多半要去聽聽，但是我常對我丈夫說，你有了一個兩歲的孩子，再一個五歲的，再一個七歲的，單只照管他們便要費不少的時間，足夠你藝術的了。我讓他管家中對外的事體，我自己管內部的事體。』

這番話真使瑪麗聽了不知多麼舒服。在這時候以前，她好像是在很危險的境地，幾乎要被她所遇到的那種藝術狂濤所吞食了，大家在這裏暢所欲言，談的無非是什麼音樂，圖畫，雕刻，書籍以及類似的東西，她那烹調，縫紉，和管家的藝術都似乎一錢不值了。她最近非常痛心的發覺她自己對於司特勞斯，得阜拉，和得巴塞，都一點不懂，還有關於赤浦尼，哥坤，馬第昔，環果，羅丹，伊卜生，蕭伯

訥，和梅特林克，她也差不多是同樣的不懂得什麼，而那些藝術室中的朋友們所特別關心的却正是這些人們。人家談到歌唱家，音樂家，圖畫家，雕刻家，和戲劇作家，她便常是只得閉口無言，而杜爾却能把手腕支在爐架或鋼琴上，站着談論半點鐘或一點鐘之久，所談的人都是她連聽都不曾聽見過的——什麼斐爾倫呀，柴柯夫斯基呀，托爾斯泰呀，屠格涅夫呀，泰戈爾呀，陀斯多意夫斯基呀，慧斯勒呀，斐拉桂滋呀——凡是藝術界那班人所愛談的，他都能談一談。那真是可怕啊！

這種情形，有一方面是由於杜爾有那喜歡談話的慾望，喜歡見人的嗜好，喜歡聽新奇事情的興趣，和那對於離奇事情的領悟力，所以凡是關於社會的，藝術的，或是思想的發展，他一聽見馬上就能明瞭，而且能牢牢實實的記在心頭。他并不曾想到他的心是多麼圓滿的，光

芒四射的，有容受力的東西。他只知道人生，事物，智慧——世間的一切——只要特別容許他細加探考，便都能使他發生愉快的感覺，他容受外來的一切是如此的，他之吐露自己的一切也是同樣的自然。瑪珥麗却不然，她的心以藝術的眼光而論，遠不如他那樣敏銳。在這種議論紛生的討論之中，在這種高出常人一等的談話之中，瑪珥麗簡直就不知所措；但是她始終堅持的存着一個希望，惟願將來總有一日因着情感，因着她對於她丈夫的物質需要的照管，因着他對於他的衣服的操心，和預備他的飯食的勞神，因着她像一個忠心的奴隸般的服侍他，終究能使他和她結合起來。她對於那些服裝也是藝術的，心裏也是藝術的，纏人的姑娘和婦人們，馬上起了恨惡而又畏懼的心理，這些女子時而從這裏出現，時而從那裏出現，都來找杜爾談話，她們顯然是從他來到紐約以後，早已和他結識得非常之熟了。她每逢看見他

在什麼地方站着或是靠着，專心作一首歌，或是敘述一件離奇的事情，描摹一本什麼書或是一張什麼畫，或是一個什麼人物，都是關於圖畫，音樂，或戲劇界的，這時候她的心便很遭殃的抽縮起來，一種無名的恐怖便把她困住了。不知怎麼的，這些東西無論如何專心於她們的工作，無論如何對於她的丈夫的藝術魔力當真不理會，却總似乎是要有意從她手裏將他奪取了去。她看出了他和她們在一處的時候多麼容易笑，笑得又多麼自然，他和她們又多麼隨意，他對於那類穿得漂亮而有藝術意味的，眼睛令人見了消魂，頭髮令人見了眼花，身材像妖精一般，舉止非常輕佻的女子，又是何等的具有吸引力——她也看出了她們之吸引他是何等自然。他們互相談話，互相恭維，一到了起勁的時候，他便每每忘却她了，獨自四處走動，時而和這個說話，時而又和那個說話，同時她只得隨便找個地方站着或是坐下，怪不安

的或是很抱恨的眼睜睜望着，受不了這些談話的刺激，也不能保持大多數自私的，害相思病的，專尋放蕩生活的青年男女那種興趣，只是無可如何罷了。

他們常是開始便談到歌劇或是戲劇，或是社交場上最近的一件新奇事情，或是一位新歌唱家或跳舞家或詩人，瑪珥麗對於這種空氣是不會習慣的，而且也不很懂得這些事情，所以她沒法子，只得自認不懂。這種苦處一時簡直又使她煩惱，又使她昏迷，又使她害怕。她切望能夠快快的捉摸着這究竟是怎麼一會事。她不解她自己一向是在那裏過活的——如何過活的——竟致這些事一概不會弄明白。哎，老天爺呀，這些事便足以將她的婚後生活毀壞無餘了！杜爾當然要很看她不起——這又怎能怪他呢？她看着這些姑娘們和婦人們向他談話，自己一面極力仿效她們，心裏却時而嫉妬，時而恐懼，時而追悔，時而

忿怒，起初埋怨自己不配；繼而埋怨杜爾不忠心；然後又埋怨這些人太不誠實，不道德，不踏實；最後又抱怨世界全體和人生全體，怪他們合謀騙她，要將她分內所有的奪去。這些人爲什麼不對她好一點呢？她們爲什麼不花費點時間和耐性使她安心點，隨便點——像她們對他那樣自由呢？她現在難道不是他的妻嗎？杜爾又爲什麼不理她的話呢？她痛恨她們，有時候她也恨他，不過徒然在過一會之後遭一番的可怕的懊悔和恐怖罷了。萬一他對她生厭呢？萬一他的愛情發生變動呢？然而在他們倆結婚之前不久，他還似乎是那麼戀慕她，那麼稱贊她的自然，溫柔，樸實，和有節制的情感，爲她所迷哩。

有一次又逢着這樣一件事情——或者還不如說在這樣一件事情之後——他們在佛蘭昔·哈同那裏消遣了晚上的時間，回到了家裏，她

又覺得剛才杜爾沒有看重她，於是怪傷心的倒在杜爾懷裏，大聲道：

『我怎麼又不好了，杜爾？我爲什麼這樣？——這樣不招人喜歡——這樣不值價？』

她說這話的聲音是很悲傷，很可憐的，而且只是顫動，含着一種欲哭而未哭的意味，這種表情在他們沒有結婚以前早已使他發生過深切的同情，現在他一聽便很煩燥的不知怎麼好了。

『咳，現在你又怎麼啦，瑪吉？』他很同情的這樣問着，心裏却知道一定又有一番風波要來了。『你又起了什麼念頭？什麼也沒有牽到你身上呀。你爲什麼要這樣問？誰說了你好不好呀？』

『啊，沒有什麼，沒有什麼——誰也沒有說！誰也說啊！什麼事都不對呵！』瑪珥麗很動人的大聲說着，便哭起來了。『我知道這是怎麼會事。我知道我怎麼不對啊。啊，啊！無非是因爲我什麼也不懂』

啊，我想。無非是因爲我不配和你作夫妻啊。人家受過的訓練我沒有受過。我多麼傻呀！啊，啊！她哭訴了這一陣之後，又怪傷心的放聲哭得什麼似的，全身從頭頂到脚尖都爲之顫動了。

杜爾是常爲她那天生的感情的力量和魔力所感動的，他現在看見她這種情形，便猝然感到同情，訝異，痛苦，與驚奇，因爲他很分明而難堪的在這些哭聲之中看出難題之所在了。她覺得她被人拋棄，被人排斥，被人輕視了，她覺得她是無可奈何的；正因爲這是有幾分實在的，所以也就使她害怕，使她傷心。她開始感覺到——不消說是第一次感覺到——人生的悲劇，人生的渺茫，感憤，和傷痕，這種感覺他也是常有的。以前她的家，她的親戚和朋友多少總能保護她幾分，不使她感受這種苦痛，因爲她原是出自一個快樂家庭的；現在呢，她遠遠的離開那一切了，所有的只是他。不消說，她是被忽視了。他現

在也記起來了。那一半是他自己的過錯，一半是由於環境的影響。但是他有什麼法子對付這種難處呢？他說什麼好呢？人生在世，便因他們自己的才力的關係被擺佈在一種相當的境地裏。也許他根本就不應該和她結婚，但是到了這個緊急時候，他應該怎麼去安慰她呢？說點什麼話去安她的心呢？

「喂，瑪吉，」他認真的說道，「你知道那不是真的！你知道你并不傻。你的態度，你的脾味，你的派頭都是和無論那個人一樣好。誰說了不是這樣的呢？你起了什麼念頭？誰對你說了什麼不好的話？你又有什麼不對？若是這樣，我真難受呀！」他一面說着，一面自己也覺得鬧心不過，因為這實在不是他出自本心的話，未免不合他的真正態度，然而爲了要和靄，要慷慨，要表示情感，要顧到她分內應得的愛情——他現在是這麼想——也就不得不如是說了。

『不是！不是！』她斷斷續續的，并不止住眼淚大聲說道。『并不怪你。也不怪別人。只怨我自己——只怨我啊！這才是我的難處哩。我是傻；我是不時髦；我是不招人愛。我關於音樂，書，人，和一切東西，都一點也不懂。我只會坐着聽，但是不知道說什麼才好。人家都對你說話——他們只注意你的話——他們却什麼話都沒有得對我說的。他們不能和我談話，我也不能和他們談話。那無非是因爲我什麼也不懂——因爲我無話可說！啊，親愛的！啊，親愛的！』她說到這裏，拿她那瘦而秀美的小手拍着他的外衣的肩膀。

杜爾受了這一陣柔情的纏繞，禁不住對她起一番深切的憐恤。他緊緊的將她抱到懷中，心裏極度的難受，難受的是她爲什麼非受這樣的苦痛不可。他應該怎麼辦呢？他有什麼辦法呢？他也明白這是怎麼一會事。她傷心了；她被忽視了。他當着別的人便拋棄了她。他所認

識的，愛和她們談話的這些俏皮女子都看不起她。她的好處，他看得出的，她們不知道。人生豈不是可憐嗎？她們都不知道她是多麼可愛，多麼忠心，多麼樂於爲他作事。那固然是在藝術上不相干的，他何嘗不知道，然而這却似乎是應該有關係的。在藝術的世界裏，一個人必須是聰明的，他也知道——誰都知道這點。然而瑪珥麗是不聰明的——至少以他們那種標準而論是不聰明的。她既不能奏樂，又不能唱歌，也不會畫圖畫，也不會說漂亮話，不像她們，什麼都會。她不是很懂得音樂，藝術，和文學的世界裏幹的是什麼。她只是馴良，忠心罷了，作一個管家婦是再好沒有的，縫補衣服是很能幹的，買東西是很細心的，又省錢，又周到，又可靠，然而——

他想到這層，然後又想到她這種時常使他很感動的熱烈的深情，他便明白——或者覺得他明白——他從來所認識的女子之中，誰也沒

有像這樣的性情。他曾經和許多女子很親近的接觸過。他會結交過莎士比亞和蜜爾得列和內華·白吉爾和阜里得·布拉斯敦，但是戲劇界——薩拉·伯恩哈和克拉瑞·莫里斯以及近來比較有才的英國女伶的勢力範圍——以外，他相信從來不曾見過瑪珥麗這樣一個女子。他覺得她這時候表現出來的有力的熱烈情感是她的特點，隨便到那裏都找不出來。他到亞溫台爾去在她父親家裏找她的時候，頭幾天就很深切的感到這一點了。啊，和她在亞溫台爾的那些日子呀！多麼希有啊！那些甜美的夜晚啊！花呀，月光呀，香味呀，都回來了——還有那綠油油的田野，廣闊的天空。是的；她真是感情重得了不得。她簡直是這許多東西合成的啊。

她誠然是不懂得藝術，不懂得音樂——偉大的，新的音樂——對於書籍也沒有鑑別的能力，但是她却有真實的，甜美的，深切的，傷

懷的，纏綿的情感，他所認為感人最深的無過於此了。這也許不如戲劇界的幾位主角或是音樂界的大製曲家所表現的那麼偉大——他也不敢十分肯定，因為人生實在太玄妙了——但是無論如何，那總是動人的，神妙的，有力的。她從那裏得來這種長處呢？若是一個十分平庸的人一定不能有這樣的心啊。這一定是含有種種自然的陶冶——那草原的沈寂；崖石和田野的忍耐，夜間的鄉下之寂靜，蟋蟀的無目的，單調的，惱人的叫聲。她的父親推着一架犁在朦朧的微光之下走着，犁前是一對盡力的，累壞了的馬；她的兄弟們在那七月裏太陽之下摘着麥子；那微光之下田間的氣味和野地的芬香——這一切都在她的嗚咽裏代表一些出來了。

這是很使他感動的——無論那一個藝術家也一樣的要為之感動。
杜爾對於這點，自有他的一種了解，他深深的感覺得出來。

『喂，瑪吉，』他堅求道，『你千萬不要說這些話！你是很好的，決不像你所說的那樣。你說你一點也不懂得書和藝術和音樂。咳，天下并不僅只有這些東西呀！還有些事情，許多許多的事情，比這些東西更深哩。情感本身就是一種偉大的東西，親愛的。你若明白就好了。這正是你所有的。薩拉·伯恩哈也有；克拉瑞·莫里斯也有，此外還有誰？譬如茶花女裏面，塞阜裏面，卡爾門裏面，毛班女士裏面，都描寫了情感，然而究竟決不是到處找得到的東西。牠是偉大的。我寧肯要你那深切的，熱烈的情感，至於那些不值價的圖畫，歌詞，談話，幾樣加在一起我也不希罕。因為，甜蜜的，你知道嗎，』

——他把她抱得更緊了——『偉大的藝術是有偉大的情感作基礎的。沒有感情，決不會有偉大的藝術。我自己是一個音樂家，對於這點看得最明白了。你也許不能夠拿音樂或文字或圖畫表現你自己的心情！』

——其實你玩樂器在我已經覺得非常可愛了——不過這些東西的基礎你是有的，你有領悟牠們的能力。你不要自尋苦惱吧，親愛的。我明白這點，我也知道你的好處，不管有沒有別人懂得。你不要因為我苦惱吧。我對於這些人不得不要好一點。我是喜歡她們那種氣派的，不過我所愛的是你。我和你結婚了——這還不够作個證明嗎？你還有什麼不滿足呢？你明白不明白，小瑪吉？你明白不明白？那麼你是不是要高興起來，快活起來呢？我是你的。我是不是使你滿意了呢，甜蜜的？你單只有了我，能不能快活呢？你還希望什麼別的呢？你率性對我說呀！」

『別的沒有了，親愛的！』她還是嗚咽着，緊緊的抱住他；『別的沒有了，只要我能有了你。只要你！這就是我所要的一切——你，你，你！』

她把他緊緊的抱着。杜爾暗自歎氣了。他真是不相信他剛才所說的那些話，但是又怎麼樣？他暗自納悶，除此以外，他還有什麼辦法，還有什麼話說？他和她結過婚了。他愛她，自有他的愛法——或者至少也對她表很深的同情。

『那麼我在情感方面是偉大的？』她將他緊緊的抱住了一會之後，怪溫柔的說道。『我對於音樂或書或藝術懂不懂一點沒有什麼關係嗎？我其實也有一點知識，是不是，甜蜜的？我並不是什麼都不懂，是不是？』

『不是，不是，甜蜜的；瞧你的話！』

『那麼你是不是不問我懂不懂什麼，老是愛我呢，親愛的？』她繼續說道。『我僅只能替你作作飯，縫縫衣服，買買東西，管管家事，那沒有關係嗎？我僅只長得漂亮，并不伶俐，你能不能因此喜歡』

我呢？我是有點漂亮，是不是，親愛的？」

『你是可愛的，』杜爾低聲安慰她道。『你很美。聽我說吧，甜蜜的。我要告訴你一些話。現在不要再哭了，擦乾眼睛吧，我要和你說些好聽的話。你記不得有一天晚上我們一同站在你父親的田地的盡頭那倉門的近旁，看見他沿着路走過來，自己唱着，趕着那一羣灰色大馬，他的大草帽歪在腦袋後面，袖子捲到手腕以上——你記不得呢？』

『記得，』瑪珥麗說道。

『你還記得那空氣裏盡是玫瑰花和金銀花和稻草的氣味嗎——啊，還有那鄉間到了夜晚的那些可愛的氣味，你記得嗎？』

『記得，』瑪珥麗很關心的答道。

『還有那條小河流過的那片草地上，一羣牛在那裏吃草，鈴兒叮

釘鑼鐮的響，我說那聲音多麼可愛，你還記得嗎？」

『記得。』

『還有那些螢火蟲開始在樹林裏邊放光？』

『記得。』

『還有西方太陽落山之後那片暗暗的，深紅的晚霞呢？』

『是呀，我記得，』瑪珥麗將她的面頰碰在他的頸上，說道。

『那麼，聽我說吧，甜蜜的：在那條小河裏光亮的石頭上流着的水；山坡上鋪展着的草，軟軟的，綠油油的；那釘鑼鐮響着的牛頸上的鈴；你母親那烟窗裏灣灣扭扭出來的烟；你的父親像一個古時候的家長似的走回家來——那一切溫柔的聲音，一切甜美的香味，一切小鳥的歌聲——你猜現在都到什麼地方去了？』

『我不知道，』瑪珥麗答道。她心裏却是預料着必有一番贊美她

的話。

『就在這裏，』他把她抱近去，摸一摸，從容說道。『就是融化在我懷裏抱着的這個小人兒身上了。你的聲音，你的頭髮，你的眼睛，你的漂亮身材，你的情感——你猜都是從那兒來的？自然母另有她的一種化學哩。她有時候簡直是像一個配藥師似的，把各樣的原料配合起來。她將那落日的美拿一點，天空的美拿一點，田野的美，水的美，花的美，夢和幻想和樸實和忍耐的美，每樣都拿一點，作成一個女子。有一個地方的一對父母生了她，他們便把她取了個名字，叫作「瑪珥麗」，於是他們把她好好的，天真的撫養起來，適逢杜爾這樣一個不自量的壞人走了過來，娶了她，她便哭了，因為她以為他一點也不懂得她的美。你看，這是不是有趣呢？』

『啊！啊！』瑪珥麗不禁大聲喊道。她簡直被他那美的領悟之火

所融化了，他的話那樣的玲瓏，那樣的甜蜜，他的贊美那樣的巧妙，他耐煩的向她討好的那種態度，都使她爲之陶醉了。

『啊，我愛你，杜爾，親愛的！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啊，你真是了不得啊！你永遠也不會不愛我吧，是不是，最愛的？你永遠會對我忠心，是不是，杜爾？你永遠也不會離開我，是不是？我老作你的小瑪吉，好不好？啊，親愛的，我真快活！』她把他越抱越緊了。

『不會，不會，』『是呀，是呀，』杜爾瞪着眼睛望着爐火，依照她的口氣隨時作答。他覺得這并不是真的情感，無論怎麼說都不是真愛情，至少他是不覺得的。他無論對她表多麼深切的同情，無論如何親近她，總之還是對於他自己和他的生命和愛情太懷疑了。這時候他便在暗自問自己，究竟是什麼力量使他說出了這些話來。是不是由

於同情和愛美的心，以及善於說美妙話的本領和細微的情感呢？——當然沒有其他啊。是不是就爲了這點才使他被人稱爲一個大音樂家呢？他相信是如此的。他憑良心說話，能說他愛瑪珥麗嗎？不，他不知道他決不能，因爲他現在已經將她得到手了，知道了她的毛病，也知道了他自己的短處——最緊要的還是他自己的短處。不；他只是喜歡她，同情於她，爲她難受。他能拿樂器和歌曲描出一張圖畫來，能從鋼琴的音鍵裏挑出那最精微的聲音來，他這種本領就在剛才那一幕劇裏表現出來了。在瑪珥麗看來，也許暫時覺得是很真實的，但是他——他在想着她給她自己道破的寫照實在是不錯哩。那全是那麼樣的——她所說的個個字都對了。她是有些不合那些人的脾味。她不了解她們；她永遠也不會的。他只好常是說些巧話安慰她，向她討好，她只好常是哭，常是着急吧。

老羅干和他的特麗莎

布利克街全街的房屋，恐怕沒有比屠夫羅干的門口更愜意的一家了，雖則他那樓下一層是用來作賣肉的鋪面的。這個門在肉鋪出入的大門旁邊，門內有一座樓梯，至少有五尺寬，通着樓上的住室。門前有一道小小的走廊，走廊兩旁都有欄杆，門裏面還有一道二門，或是叫作裏門，外面的就叫作風門，這兩道門之間，隔成一塊地方，羅干的老婆和她的孩子們到了夏天的晚上便常在這裏坐着乘涼。外面那道門是從來不鎖的，因為羅干除此以外便沒有別處可以上樓，鎖了外門就不方便了。到了冬天，大家都睡了的時候，有時便有些半夜的行人跑到這裏來藏身，避一避風雪。間或還有一兩個賣報的小孩子在這裏

睡覺，後來有一天清早兩點鐘的時候，梅格爾警官看見這道門半開着，往裏面一望，才把他們趕出來了。他拿他的手杖用力推醒那兩個賣報的孩子，待他們走了之後，又推了雅裏門，一看是鎖着的，他才放了心。

第二天晚上他走過這裏，便對這遲鈍的屠夫說道，『你應該把外面這道門鎖上才行，羅干。人家要跑進去哩。昨天晚上就有兩個孩子在這兒睡覺。』

『那不要緊，』羅干高高興興的回答道。『我鎖了裏面這道門呀，還有。隨他們睡吧。那沒有關係。』

『還是鎖上好吧，說不定以後要出什麼事哩。』警官說道。他說這話，並不是爲別的，最要緊的就是表示他的尊嚴。

但是這道門依舊是不會鎖過的，有一個夏天的晚上，羅干家的便

和孩子們很舒暢的坐在這塊憩息的地方，看着街上的公共汽車一輛接着一輛的馳過，間或還有遲到這時候才走過這裏的推貨手車。孩子們都在街旁的步道上玩耍，只除了含苞待放的特麗莎（剛到十八歲哩，）她和鄰近的康利亨家裏一個姑娘很要好，兩人沿着這一排房屋一上一下的走着，笑一笑，瞥眼望一望，再看一看那些男孩子。年老的康利亨太太便在鄰近的一排房屋裏住着，她們倆有時也就在那兒停留。但是她們時常和男孩子們在中間那條小街上談話，每逢這種時候，她們便說是到康利亨太太那裏去了。年青的『康尼』阿墨亨和喬治。高江便是這座房子裏兩位姑娘心目中最注意的兩個漂亮的統統公子。他們兩人是以邇常那種大胆的男子，男孩子習氣的手段和她們結識的，從此以後，這對女孩子便特別喜歡在八點鐘過後一同到街上去走，而且要到那兩個男孩子可以看見她們趕上她們的地點去徘徊。

年老的羅干家的一點也不知道這些事情。她是一個特別肥胖的德國老婦人，完全爲她那專制而威嚴的丈夫所支配，每到晚上九點鐘，他便覺得她不應該在樓下坐着了，這是他早已就有的脾氣，所以每天晚上一到這個時候，她便不得不上樓去就此睡覺了。老羅干自己一到那個時刻，便把鋪面關上，到他自己的房裏去。

不過他首先要把所有的孩子們厲聲喊兩遍，一次是在樓下的門口喊，一次在樓上的窗口，不過羅干家的先喊，羅干後喊罷了。大點的孩子便要喊兩次，有時甚至三次，這是由於作父母的對於兒女有點姑息，不過在這老頭子的性格裏，這一種成分是不十分顯著的。特麗莎自從與康利亨家裏那位姑娘『粘在一起』以來，就非喊這麼兩三次不可，有時甚至還要多喊兩次。

女孩子一到她這般年紀，便只覺得那不過想的，任性的生活滋味

最深長。她喜歡在那半明半暗的街道上來回的走着，聽那些談笑的聲音，有時月光照下來，也足以使她心裏暢快。總而言之，九點鐘便要喊她回去，真是討厭。總而言之，爲什麼那時候就應該回家呢？她的父母真是兩隻老怪物啊，這麼早就要睡覺！康利亨太太對她的女兒便不是這般嚴厲。羅干天天總要喊她回家，每逢他用德語拚命的喊着『快回來呀，』的時候，那聲音是很粗的，像是含有惡意一般，她一聽便要生氣。

她終於無可奈何，只得縲着眉頭，怪倒霉的回來，滿天的月光，所有的夜間的聲音，都催她回去。她那熱烈的青春時期的反抗的生性使她一天比一天回得晚了，直到現在，已是她十八歲時的八月了，她差不多要到十點鐘才回家，羅干幾乎每次都要生氣。

她每次要從他身旁溜過的時候，他使用那重濁的英語大聲說道，

『我要把你鎖在門外面，作個樣子給你瞧瞧。我叫你你就要趕快來，你聽着呀！』

『我偏不，』特麗莎總是這樣回答，不過常是低聲說出來。

可憐的羅干太太一聽她的丈夫聲音裏帶這般怒氣，心裏便很難過。因為這種情形又使她回想到她自己早年所遭的那種更難堪，更要命的生活。然而她對於家裏的事情，沒有多少說話的資格，說出來也是沒有分量的。所以羅干就毫無顧忌的一味咆哮了。

但是還有別的夜晚哩，很多那樣的時候，鄰近那幾個年青的浮華子弟既已引起了她的注意，從此便更爲難了。從來沒有那一條街道顯得更美麗。那些紅牆都破爛了，道上滿地灰塵，各家鋪子裏的階台向街上突出，還有那一道一道的鐵柵欄，如今却都像是神仙境界的裝飾一般。那些亮光，那些汽車，那月亮，那些街燈！特麗莎對於活潑的

阿墨亭，分外中意，他是鄰近的一個遊手好閒的飯桶，是這條街的上段一個文具商的兒子。他是多麼體面的一個少年啊，真是！多麼漂亮的鼻子和下巴啊！多麼美的眼睛！多麼好的神氣！他在她面前的時候，嘴裏銜的紙烟總是翹得高高的，他的帽子絲毫也沒有斜在一邊戴着的意味。他的舉止都是很伶俐的，慣喜睜着一隻眼睛，大膽的握着她的臂膀，喊她爲『嘻，漂亮！』他的身體很強壯，又好運動，並且在一個烟草公司裏作事體（這是說，當他作事的時候。）這門職業，據他說，是他拿本領換來的，他的衣袋裏釘鏰的響，便可以證明他是自己有錢的。總而言之，他是很有吸引力的。

『噢，你要回去幹什麼？』每逢羅干喊起來的時候，他便對她這樣說，一面很高興的把頭歪在一邊來聽，一面握住她的臂膀。『你說你沒有聽見好了。』

『不行，我非去不可，』這女孩子回答道。她是又溫柔，又肥滿，又漂亮——是一個萊茵流域的姑娘的榜樣。

『咳，你還沒有回去的必要哩。再待一會吧。喬治——那一天要和我們搗亂的那個東西叫做什麼名字？』

『特麗莎！』老羅干使勁大聲吼道。『你若不馬上回來呀！你瞧吧！』

『我不去不行了，』特麗莎微微的掙扎着要走，重復說道。『你沒有聽見嗎？不要抓着我。我要走。』

『噢，你這樣胆子小，有什麼意思呢？你無須乎就走吧。他也不會對你怎麼樣。兩年以前，我家裏那老頭子也是天天這樣喊。隨他喊去！咳，好孩子，你這雙眼睛才真是可愛哩！簡直像是藍的！還有你的嘴——』

『不許這樣！你聽我的話呀！』當他迅速的伸出手去摸着她的腰，將她抱近他，想要吻她的時候，她便低聲的這樣拒絕他。他這種舉動，有時白費氣力，也有達到目的的時候。

她照例總是伸出手腕，擋在她的臉和他的臉之間，不過就是如此，他也還是要勉強吻一吻她的耳朵，或是面頰，或是頸項——有時還可以吻着她的嘴，整個的，溫熱的——待她使足氣力，將他推開，解脫她自己，却已經晚了。隨後她便要懇摯的責他不應這樣輕薄，有時候就跑開了。

當他在後面定睛望着她跑開的時候，或是當她停住不走，他便表示氣憤甚至激怒的時候，她便要一面跑，一面說道，『你若是打算這樣對我的話，我再也不和你說話了。我父親是不許我和男孩子親近的，無論如何。』這時候，她一面感覺羞怯，同時却是暗自微笑。

『噢，不要這麼說吧！你要這樣害羞作什麼？你難道不喜歡我嗎？你怎麼的了，究竟？噢？』

同時喬治。高江和默黛爾。康利亨另成一對，也在這條街上約摸離他們一百呎遠的地方或是就在近旁說這些兒女柔情的話，或是彼此相持不下，像他們一樣。這時候老羅干的聲音便越見粗糙了，因此麗莎在這裏留住，心裏所有的快感都完全失去了，她因駭怕的結果，便只得急忙跑開。於是阿墨亭和高江和默黛爾。康利亨便要跟在她背後，一直到街上轉角的地點，幾乎被那暴怒的老屠夫看見。

『隨他去喊吧，』年青的阿墨亭總是要趁這最後的機會，握住她那柔軟的白手指，堅執的這樣說一聲；他這一握，便要使她微微的抖顫起來。

『啊，不行，』她總是很興奮的喘着氣說，我不能。』

『好吧，你去，那麼，』他便這樣的說着，脚跟一轉，便轉過身了。特麗莎見他這樣，心裏總要感覺不安，不知道他是否因此永遠不再睬她了。但是她也只能急忙的跑回她父親的門口。

『我喊了這麼久，你還是要在街上嗎？』老羅干一見她便要盛怒的這樣罵道，同時他那肥大的手便捶到她背上。『先給你這一下吧。爲什麼我叫你你不回來？快進來！我要作個樣子給你看看。你若再到這時候回一次——你看吧，看我在這裏能不能作主呀！你明天到了十點鐘過一分，你就看我怎麼治你吧。我把這個門鎖上。隨你進來不進來。聽呀！你就在門外待着——門外！』他罵了這一頓，便盛怒的睜着那雙目光炯炯的眼睛望着她往裏走。

特麗莎受了這種委曲，有時候便啜泣，有時候放聲哭起來，或是忍氣吞聲。他的父親對她這樣心狠，她幾乎恨他了，這『又大又胖又

種鹵的東西」！而且爲的只是她要在外面那愜意的街上久待一會呀！他自己年紀老了，又那麼肥，一到十點就要上床睡，他就以爲個個人都是這樣啊！外面何等的好呢！暗談的天上有那些星，街上有那些街燈，汽車，還有雜聲和歡笑，在在表現無窮的生氣！

「啊！」她一面脫下衣服，往她那小而精緻的床上爬的時候，便要這樣歎一口氣。一想到她一天一天的都要這般過日子，真是難堪！同時老羅干也在發怒，心裏也是一樣的決絕。並不是他已經猜到了他的特麗莎和壞人來往，但是他惟恐出什麼危險，要預先加以防範。總而言之，這些鄰居究竟不是些好人。四周的男孩子們都是些無賴子。他願意特麗莎在他和他的妻所知道的那些規矩的好少年之中去挑一個，這類的德國少年是很多的——譬如路德教堂那邊，就有幾個。否則就不許她嫁人。據他所知道的，她只是從他店裏走到康利亨家裏，

再回家來。他的妻不是對他這麼說的嗎？假使他想到了她的足跡到了什麼地方，知道她的行爲是怎樣，或是看見了那輕佻的阿墨亭在近旁逡巡，那他還不止這樣生氣哩。現在因爲他不明白，他心裏多少總要安然幾分。

許多許多的晚上，大約都是如此。有時她接時回家，有時遲了，但是『康尼』•阿墨亭總是越來越對她殷勤，要求她『一定了』，并且還買冰淇淋給她吃。在那一排矮屋的脚下和牠那些轉角的地點，這些勾當常是這般的演過——他和她在那界石近旁徘徊，或是往兩邊的岔街裏走半排房屋之遠，直到她把家裏的老頭子惹得咆哮如牛，威嚇又來了的時候爲止。他常是想要說得她同意，兩人同到郊外作野餐，或是各種其他的遊玩，但是這究竟於她有點不大適宜，在她這般年齡，似乎不應當想到這些上面去——至少不能和他一道。她知道她的

父親一定不容這種想致，她連提到這種事體的勇氣都沒有，莫說擅自往外跑了。單只這樣和他在街上久玩一會，就要越來越遭嚴厲的責罵——甚至還要多挨幾下老拳，老頭子還要威嚇她，說是根本不許她進門哩。

她何嘗不想服從呢，不過六月底有一個幽美的晚上，時間實在過得太快了。月亮是那樣的皎潔，空氣是那樣的和暢。微風裏含着盛夏的意味，即令在這多塵的街上也能感覺得出來。特麗莎穿着一件新漿過的白色夏衣，和墨黛爾兩人正在這裏一上一下的閒步着，又照常的遇見阿墨亭和高江。現在已經到了十點鐘了，照例的喊聲又起了。

『噢，等一會吧，』「康尼」說道。『你儘管站住。他決不會把你鎖在門外的。』

『但是他真會鎖哩，你要知道，』「特麗莎」說道。你不懂得他的脾

氣呀。』

『那麼，他若真把你鎖在門外，你就回來找我。我可以照管你。我在這兒等着。不過他還是不會的，你想。你再在外面待一會，他也會照樣的讓你進去的。我家裏的老頭子當初就是這樣恐嚇我，不過我并不睬他。我偏不聽他的話，他還是要讓我進去，一樣的。你不要讓他嚇住了吧。』他一面說着，一面拍着一件裏衣的口袋，叮鏘的響。

他出世以來，就不曾在什麼不規矩的時刻陪伴過一個年青的姑娘，但是說一說大話是很開心的，并且有一個俱樂部裏——華利街俱樂部——他是一個會員，開門的鑰匙他是有的。這時候想必已經關了，沒有人人在裏面，她如果沒有地方可住，就不妨在那裏去過夜，到第二天早晨再出來，或者和墨黛爾一同到那裏去住。她若定要她同去，他就可以帶她去的。這少年的臉上露着一種奸險的獍笑哩。

這時候，特麗莎的情感已經把她弄得不能自持了。這少年，那樣苗條的身材，那樣細嫩而強壯的手，那樣秀氣的下頷，端正的嘴，有神氣的黑眼睛——他顯得何等的可愛呀！他只有十九歲對她這十八歲，但是他又冷淡，又狡黠，又大膽。不過在她看來，他是多麼深情啊，多麼值得作她的愛人啊！每當他在這種時候吻她的時候，她便爲之動心了。他伸手把她緊緊的抓住的時候，她便覺得有一股火似的熱氣走遍她的全身。有時候他一望她，她簡直情不自禁，兩人的視線便相對了。

『我還是等着，無論如何，』他堅持道。

她一刻一刻延遲下去，老捨不得回家，直到後來，再也聽不見什麼喊聲了。

她便開始感覺到事情不美妙——這種緊張的恐慌心理，比之老羅

子的喊聲充滿了鄰近一帶的時候還要緊張。

『我非去不可了，』她說道。

『噫，你真是胆子小，哎！』他譏笑道。『你爲什麼要是這樣時常害怕呀？他天都說要把你鎖在門外，但是他始終沒有這麼作過。』
『是呀，不過他以後就要實行了，』她心慌意亂的堅持道。『我想他這次就鎖上了。你不知道他的脾氣哩。他當真發癲的時候，才可怕哩。啊，康尼，我一定要去了！』說着，她又開步走，這是第六次或是第七次了，他又抓住她的臂膀，抱住她的腰，想要吻她，但是她却把他擺脫了。

『呵，你！好！』他大聲道。『我准願他把你鎖在門外！』

她在自己家裏的門口暫時停了一會，這并不是爲別的，只是要把她自己弄得鎮靜一點罷了。外面的門照常的開着，但是裏門却不然。

她試了一試，但是門却不開。真的鎖上了！她暫時靜息了一會，冷水似的恐懼之感攢透了她的全身。等了一會，她還是只好敲門。

沒有人睬。

她又把門推得豁刺豁刺的響，這時候便有些心慌了，差不多要喊出聲來。

還是沒有人睬。

後來終於聽見了她父親的聲音，又粗暴，又無情，而且根本還不是向她說，而是向她的母親。

『讓她去吧，現在。我要教訓教訓她才行。』這聲音怪野蠻的說道。他這話是從前面那間房裏說出來的，他以為她不會聽見。

『你讓她進來不好嗎，現在？』羅干家的輕聲請求道。

『不，』羅干堅持道。『決不！現在讓她去吧。她既是要常在外

面待着，現在還讓她在外面喊。我看她痛快不痛快。」

他的聲音裏充滿了憤怒，此外還留着一頓飽打給她，這是她分明知道的。她一定要等了又等，還要哀求，直到她倒霉到了極點，完全屈服的時候，他才會讓她進去，還要打她一頓——這一頓打必是她有生以來所不會挨過的。

她又把門推響了一會，但是仍舊沒有人睬。她喊了幾聲，也沒有聽見回響。

這時候，很奇怪，她心頭忽然湧出一番新的情緒，這是她一向不會感到過的，現在却整個的突現了，像獵神一般的突現了。他爲什麼要常是這樣嚴厲呢？她並沒有什麼別的行爲，不過比平日稍微在外面多待了一會罷了。他老是這樣死要把她關在家裏，叫她服從。這時候她那女孩子氣的恐懼心理引起的冷冰冰的感覺突然離開了她，她憤

怒的動心了。

『好吧，』她那德國人的強硬性格湧現了，她便這麼說道，『我再也不敲門了。你無須乎讓我進去了，那麼。』

她眼睛裏隱隱有落淚的趨勢，但是她却堅決的往外走，在門廊裏坐下，躊躇着。老羅干看見了她在門簾外面往下坐，但是他却還是什麼話也不說。他要一勞永逸的教訓她一頓，使她知道什麼時刻便應該回來！

阿墨亨在街上轉角的地點站着，也看見她了。他認識她那樸素的白衣服，便穩定的站住，一種異樣的悚然之感透過他的全身。他們當真把她關在門外了！噫，這才新奇哩。從一方面看起來，這是極妙的事情。穿着白衣服的她靜悄悄的坐在門外，家裏鎖了門不許她進去，她只得在門口等着。

特麗莎這樣坐着，沉思了一會，她那女孩子氣的孟浪和憤怒支配着她的心情。她的體面已經傷了，她只覺得痛恨。他們要把她鎖在門外，是不是？好吧，她就到外面去，他們才知道找她回來費力不費力——這對老鬼！她心頭一時想起了墨黛爾家裏可以藏身，但是馬上又決定還沒有到那裏去的必要。她最好還是再等一會，看究竟怎樣——否則就走，嚇他們一下子。他會要打她的，是不是？隨他吧，他也許會打她，也許不會。她也許會回來，然而那却是離得很遠的事哩。單就這時候說，那是沒有多少關係的。『康尼』還在街上轉角的地方等着哩。他是真心愛她的。這一點，她感覺到了。

她站起身來，便往那漸歸沉寂的步道上走，向着這條街的上段走去。但是她這樣走着，究竟是有些膽怯。這時候街上還有公共汽車，鋪子裏也還有燈光，行人也還有，但是再過一會，這些便都沒有了，

而她却被鎖在門外。旁邊的岔街已經是什麼都不見了，只是一條一條的長而寂靜的路和一排一排的閃閃發光的街燈而已。

她走到街上轉角的地方，她那年青的愛人幾乎撲到她身上來了。『鎖在門外了嗎，是不是？』他眼睛裏炯炯的放着光，問道。

她登時覺得見着他很高興，因為這時候已經有一番無名的恐怖向她襲來了。『家』原來是這麼重要啊。直到如今，她的全生命都包含在那裏面了。

『是呀，』她無精打采的回答道。

『好吧，我們再往前走幾步，』這孩子說道。這時候他雖然沒有打定怎麼辦的主意，但是這晚上却真是神祕哩。有了她和他在一起，多麼妙呀！她——他的她！

他們走到遠一點的轉角處，便從警官梅格爾和得拉漢身邊走過，

他們在那裏逍遙自在的擺着手中的棍子，談論政治。

『現在的事情弄得這樣，真是可羞，』得拉漢警官正在說着這話，忽然又停住說道，『你看那邊不是老羅干的女兒和阿墨亭這孩子嗎？』

『不錯，』梅格爾往回望了一望，回答道。

『哼，我想他最好是留神管一管她才好，』得格漢說道，『她年紀太青了，實在不宜和他這樣的人常在外面跑哩。』

梅格爾也表示同意。『他是個年青的流氓，』他說道，『我是向來不喜歡他的。他太沒有把握了。他就在那邊的麥爾烟草公司裏幹事情，是那邊俱樂部裏的會員。他真是一無足取，我敢說這話。』

『給他們一個教訓吧，我要，』阿墨亭一面和特麗莎走着，一面說道。『我們且在外面繞一繞，好叫他們知道你不是容易制服的。以

後他們就不敢再把你鎖在門外了。假使我們回來的時候他們還不讓你進去，我就替你找個地方，你放心。」

他那雙銳利的眼睛轉過來凝視着她的眼睛的時候，簡直是閃閃放光。這時候他心裏已經打定主意了，只要能叫她不去，便叫她不去吧。這晚上他很可能找一個比家裏還好的地方給她——如果沒有別的地方。他那俱樂部的房間裏是可以的。無論如何，他們總可以在那裏待一會。

這時候，老羅干早已看見她獨自往街上那一頭走了，心裏不免訝異，覺得她太無忌憚了，不過他以爲她不久就會回來的。她居然這麼大膽，真是奇怪，但是他總要教訓她一頓！那麼抽她一頓！但是到了十點半鐘的時候，他伸出頭到窗戶外面一望，却沒有看見她的踪影。十一點，還是這樣。於是，他便在地下來回的走起來了。

他起初只覺盛怒，隨後又有點心慌，再後便又怒又慌，最後終於只覺心慌，怒氣一點也沒有了。他那肥大的妻在床上坐了起來，無可奈何的開始把兩隻手不住的扭着。

『躺下去！』他命令道。『你真叫我頭昏，我自有辦法呀！』

『她還在門口嗎？』他的老婆哀求似的問道。

『不，』他說道。『我想她不在門口。我喊她她就該回來的。』但是他嘴裏雖是這麼說，心裏却鎮不住了，直到後來，終於完全不能支撐了。

『她往街上走去了，』他稍停了一會說道。『我到後面去追她吧。』

於是他把衣服披上，跑下樓去，走到那寂靜的街上。這時候越見晚了，深夜的沉寂與死態越來越近了。東張西望，找不着他的特麗

莎，他起先往這邊走，然後又往那邊，這裏望，那裏望，望遍了各處，終於徒喚奈何。

『呵，哈！』他一面說着，額上的汗已經逃出來了，『老天爺，這是怎麼會事呀？』

他想要去找一個警察，但是一個也沒有。梅格爾警官早已到鄰近的一個茶館裏偷着打牌去了。他的同伴也暫時回到他常到的地方去了。老羅干却仍舊往前面尋找，心裏愈來愈焦急了。

最後他終於想到趕快回家去，因為她一定已經回去了。并且她若還沒有回去，他的老婆也要急癩了。萬一她不會回家，他便非去找警察不可。這樣的晚上！他的特麗莎——這樣的把戲不能再耍呀。

他走到自己家裏那排房屋轉角的地方，幾乎跑起來了，一身汗得透溼，嘴裏喘着氣，向這小門廊走過來。他走到突出的階台前面，一

轉彎，幾乎被他脚下躺着一個人體絆倒了，低頭一看，原來是一個白衣女子伏在那裏扭動。

『呵，哎呀！』他大聲喊道，焦急與刺激幾乎使他放聲狂嚷起來了。『特麗莎，這是怎麼會事？哎呀哈，快拿亮來！趕緊把燈拿來，哎喲老天爺！特麗莎倒在這兒了。救命呀！』

他已經跪在地下，伸手把這扭動的，呻吟的人翻過來。但是他在那街上的微光之下一看，便可以看出那不是他的特麗莎，才知道他起先弄錯了，真是幸運，不過這個女子的身材却和她是很有些相像的。

『唔！』這女子無力的哼道。『呵！』

衣服是灰色的，並不是他的特麗莎那樣白的，但是身體却是又圓又胖。他一見這種情景——一個年青的女子死在這裏——神經便緊張到了極點。但是其中還有一點別の意味，使得他忘却自己那件焦心的

事情。

羅千太太經他這樣高聲的吩咐，幾乎是從樓上滾下來的。她在樓梯脚下拿着她送來的燈光——一盞小玻璃油燈——幾乎把牠掉在地下了。一個生像不壞的女子躺在那裏，快死的樣子，她還是一個少女，不像婦人，一切健康的美，她都具備，頗足以代表一種姿態。她那柔軟的頭髮在那秀麗的額部之上向後披着，這額部，現在是完全蒼白的了。她那雙漂亮的手，戴着戒指，緊緊的握着，顯出痛楚的神情。她頸上的一件藍色絲襪背心和一條薄絲領都扯下來了，這是她自己伸手抓去的；那白色的肉上有一塊黃印，像是一個被火燒死的人身上的傷痕一般。周圍發出一陣古怪的氣味，屋角裏有一隻拔掉了塞子的瓶子。

『呵，哎呀！』羅千家的大聲喊道。『這是一個女子呀！她把自

已弄死了。快去找警察來！哎，我的媽喲，我的媽喲！」

羅干跪着不過跪到一分鐘便起來了，他一想，這個女子的命運似乎與他的女兒有些相同。他一下子跳起來，跳出他的前門，亂叫亂嚷的喊警察。梅格爾警官正在近旁打牌，他剛喊頭一聲他便聽見，連忙跑過來了。

『什麼事情呀，咦？』他飛奔的跑過來，又以爲是什麼謀殺，盜劫，火警，或是其他的大災大禍來了，一面跑，一面喊道。

『一個女人！』羅干很興奮的說道。『她把她自己弄死了。她就要死了哩。呵，哎呀！弄到我家裏來了呀，你看！』

『醫院在什麼地方呢？』羅干家的說道，她心裏清清楚楚的想着『輛載病人的車子，只是說不出來。』她弄死了，一定！啊！啊！』這可憐的慈祥的老太太一面說着，一面在死人身上彎下腰去，拍一拍

她那雙緊握着的手，在她那藍襖背心上滴了幾顆眼淚。『呵，你爲什麼要是這麼幹呢？』她說道，『呵，爲什麼緣故呢？』

梅格爾警官真是一個精幹的人。他在那團集的一羣人當中，一跳就到街旁的步道上，用他那根棍子在街上鋪的石頭上用力的敲。然後他又往最近的一處警察電話那裏跑了一趟，再回來盡他的力量在別的方面幫忙。恰巧有一輛送牛奶的車子從極塞碼頭載了幾噸鮮牛奶走這裏經過，他便把牠喊住，叫牠幫一幫忙。

『給我們一碗吧，好不好？』他很神氣的說道。『這兒有個女人吞下火酒去了。』

『當然可以，』趕牛奶車的急於要知道這場紛擾的來由，一面接應道。『快拿杯子來吧，那一位？』

梅格爾連忙跑開，隨即便拿着一隻杯子回來了。羅于家的在旁邊

心慌意亂的望着，同時這位肥大的警官便把車上的龍頭拿起，放出牛奶來。

『喂，來，把這個喝下去吧，』他說道。『喂，喝呀，喝一喝試試。』

這女孩子是大家都很知道的那種樣式的漂亮姑娘，她把眼睛睜開，望了一望，又稍微呻吟了兩聲。

『把這個喝下去，』這警官狂暴的嚷道。『你真要死嗎？快把嘴張開！』

她是一生向來畏懼法律的，這時候雖則快要死了，也還是服從了。她把嘴唇張開，那鮮牛奶便一下子倒了進去，有些潑在頸上，有些潑在面龐上。

他們正在忙着的時候，老羅干回來了，他站在他老婆的身邊，瞪

着眼睛望着。警官得拉漢也來了，因為他剛才聽見了那深夜敲着木棍的特別聲音，便跑過來了。

『呵，呵，』羅干像是神昏顛倒似的喊道，『她還在外面哩。我找她不着。啊，啊！』

這時候街上的那一頭有一陣亂聲，飛馳的病人車趕快的開了過來。一個年青的外科醫生下了車，看了看這女子的情形，便吩咐大家馬上把她抬開。兩個警官和羅干，還有這位醫生，大家幫着把她抬到車上。過了一會，便只留着那深夜裏寂寥的響着的鐘聲，這是這地方發生了一件慘劇的惟一證明了。

『你知道牠怎麼到這裏來的嗎？』得拉漢跑回來問羅干，預備回警察署裏去作報告。

『不知道，不知道，』羅干很倒霉的答道，『她已經在這兒的。』

我是出來找我的女兒。呵，糟糕，我的女兒走失了。她走掉了。」

羅干家的也在喋喋不休的說話，這一來，特麗莎失蹤的事情更覺着重了。

警察起初捉摸不着他們的意思。他只願關心於目前這個案件的事實去了。

『你說你來的時候她就在這兒嗎？你在什麼地方呢？』

『我不是說了嗎，我是找我的女兒呀。我跑到這地方，這個女人已經就在這兒了。』

『不錯。那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剛才。不過半個鐘頭哩。』

剛才有一小堆的人集過來看熱鬧，其勢洶洶，梅格爾警官把他們趕散之後，又回到這地點來了。這時候他才看出這對平時很安靜的德

國老夫婦那種特別的心慌意亂的神色來。

『你的女兒怎麼的了？』他聽見他們說到他們的女兒，便問道。

這對老夫婦同時提高聲調說道——

她走了。她跑掉了。呵，糟糕，我們一定要去找找她才行哩，快點吧——她不能進去。我們把門鎖上了。』

『把她鎖在門外嗎，噢？』梅格爾聽他們再說了一些話，便這麼問了一句。

『是呀，』羅干解釋道。『這是稍微嚇她一下子的。因為我喊她她總是不回來。』

『一定是了，我們看見和阿墨亭那孩子一路走的那個姑娘就是她咯，你留神沒有？那個穿白衣服的，』得拉漢對梅格爾說道。

『白衣服，呀！』羅干應聲道，於是她和別的男子一道走的事情

才像晴天霹靂似的攢到他腦子裏來。

『你聽見了嗎？』他大聲的問，同時他的老婆也是這樣問道。

『老天爺，你聽見嗎？』

他一邊說着，簡直跳起來了。他那雙手揮到他那肥而紅肉的頭上來了。

『你爲什麼晚上還要讓她出來呢？』梅格爾弄清了此事的原委，便粗聲問道。『這種時候不是女孩子出外的時候了，總而言之，並且還有這些鄙徒在這一帶地方哩。不錯，我看見的，差不多兩點鐘以前。』

『呵，』羅干呻吟道。『還是兩點鐘以前哩。噶，噶，噶！』他的聲音簡直是發癩似了。

『好吧，往下說，』得拉漢警官說道。『你在這兒喊叫也是無益

呀。快把她的情形說清楚，我們好發一個警號吧。你到各處亂跑是找她不着的。」

於是這對老夫婦把她仔細描摹了一番。這兩個警察便跑到最近的一個警察崗位裏，隨即不見了，留下這對德國老夫婦在這裏急得要死。近旁一座年代已久的教堂上的鐘打了一下又打兩下。這種聲音發出來，他們聽了有如刀割一般。羅干家的終於嚇得哭起來了。羅干便來回的走着，嘴裏只是癩了似的自言自語。

『這件事情真有點古怪，這個，』得拉漢把特麗莎的事情向警署報告了之後，便對梅格爾這樣說，不過他們對於剛才那門裏發現的那個女子事情關心多了，所以他們所說的也是專門關於她的話。她也是這城市裏商業化的罪惡的一部分，所以他們對於她自殺的原因不免有些納悶。『我好像是認得那個女子的。我想我還知道她是從那兒來

的。你也知道的——阿黛爾家裏，轉角那邊，唔？并且她也不是自己到那門裏去的，我想。她是人家把她放在那兒的。你知道他們這種手段的。」

『你這話是不错的，』梅格爾說道。『她是人家搬到那兒的，不錯，你說她從那兒來的，也說對了。』

他們兩人這時候便很神氣的翹一翹鼻子，翻一翻眼睛。

『我們過去吧，』梅格爾又說道。

於是他們便走過去，那惹人注目的紅光照在六十八號窗間的橫樑上，這就露出一點痕跡了。他們懶洋洋的大闊步走上前去，敲一敲門。剛敲頭一下，便有一個塗了脂粉的土著女子把門打開了。

『阿黛爾在什麼地方？』他們兩人照常戴着帽子走進門去，梅格爾便問道。

『她睡了。』

『叫她下來吧。』

他們便在那裝着大鏡子的華麗客廳裏從容容的坐下來等，一面等着，一面彼此耳語交談。馬上就有一個含着睡態的四十來歲的婦人披着一件華麗而笨重的便袍，穿着一雙紅色睡鞋出來了。

『我們到這兒來是問你們今晚那個自殺的案子。那是怎麼會事？她是誰？她怎麼跑到轉角那家的門裏去了？說吧，嘿，』梅格爾一見這婦人裝出那莫明其妙又像委曲似的神情，便加緊說道，『你是知道的。不要來這一套吧！她爲甚麼會吃毒藥的呢？』

『我不知道你在這兒說些什麼，』這婦人露着那完全坦然的神情說道。『我一點也沒有聽說什麼自殺的事情。』

『噢，快說吧，』得拉漢堅執道，『轉角那邊那個女子。你一定

知道。我們也知道你是有與援的，不過我們非把這個案件弄清楚不可，無論如何。趕快說出來吧。我們不會把牠發表的。她爲什麼吃毒藥的？」

這婦人在這兩個警官定睛注視之下，終於露出躊躇的神色，最後還是軟化了。

「啊，啊，她的情人不睬她了——就只這麼一會事。她簡直傷心得要命，我們對她一點辦法也沒有。我想救救她，不過她不聽。」

「情人，噢？」梅格爾插嘴道，他好像是覺得這是最希奇的事情一般。「他叫什麼名字？」

「我也不知道。這事情簡直不要說起吧。」

「她叫什麼名字——安妮？」得拉漢很聰明的問道。他好像是知道，不過照例問一問似的。

『不是——愛蜜利。』

『啊，不過她究竟是怎麼跑到那邊去的呢？』梅格爾非常得意的問道。

『喬治把她攆過去的，』她回答道，這是指的附近一個作雜役的工人。

他們坐在那裏，慢慢的把這件不幸的事情一點一點的問出來了，這事情之不幸真是代表全世界的一切的任性和錯誤和痛苦哩。

『她什麼年紀了？』

『啊，二十一。』

『她是那兒人？』

『啊，就是這兒紐約人。她家裏有一天晚上把她鎖在門外了，我記得。』

這婦人說最後這句話的時候，那種神氣便使兩位警官心裏回想到羅干和她的女兒了。他們雖則到警署裏去報了警，却早把她完全忘却了。這時候他們坐得久了，恐怕對於這個有政界的人主持的著名機關過於干涉了，於是便走了出去，一到外面，他們就把另外那個案件談起來了。

『這件事情我們今天晚上什麼時候總要去告訴羅干才行，』梅格爾對得拉漢冷笑道。『他今天也把他的女兒鎖在門外哩。』

『是的，叫他聽聽這種消息也許是於他很有好處，』得拉漢答道。『我們最好是先到他那邊去，看看他的女兒已經回來了沒有。這時候她也許回來了，』於是他們便往回走，但是這兩件事情的不幸並不十分攪擾他們的心情。

『他們走到羅干門前，又大聲的敲門。』

『你的女兒回來了沒有？』梅格爾聽見裏面有人接應，便問道。

『呵，沒有，』神經錯亂的羅干太太回答道，這時候裏面只剩下她一個人了。『我丈夫他又出去再找去了。啊，要命！啊，要命！』

『哼，這就是你們把她鎖在門外的報應，』梅格爾傲聲答道。『另外那事情還在他心頭清清楚楚的擺着哩。』剛才在你們樓下那個女孩子也是被家裏鎖在門外，有一次。』他自己恰巧也有一個小女孩子，這時候他却想要指教別人。『你不應該是這麼辦呀。你把她鎖在門外，打算叫她到什麼地方呢？』

羅干家的只是叫苦。她說明那不是她的過錯，總之，向她說這一套話實在是大可不必的。這些話拿來勸她的丈夫才對哩。

這兩個警官停了一會，還是回到警署裏去，看這件事是否已經照辦了。

『當然，』巡長說道，『當然的。你以為怎麼樣呢？』他說着，便從他前面擺着的一本記事流水簿上唸道：

『「尋少女，特麗莎·羅干。年十八；高約五呎三吋；髮蓬鬆，藍眼睛，白洋紗衣，綠藍邊。適見其與一名阿墨亭之少年同行，河年約十九，高約五尺九寸；重一百三十五磅。」』

此外還有些別的項目，更加仔細，更加指出她的特點。現在從礮台一直到哈冷再過去很遠的地方一帶的巡警都找了一點多鐘了，他們在一條一條的長街上和那些暗影中張望，找一個穿白衣服的姑娘同着一個十九歲——猜想如此——的少年。

這個警署所轄的地方包括華盛頓園的一部分，有一個名叫赫爾賽的也是這個警署所轄的警官之一，他自從接到那描摹特麗莎和阿墨亭的模樣的電話之後，已經看見了許多一對一對的男女在這爽快的夏夜

閒遊，但是沒有一對合於這種情形的。他也像梅格爾和得拉漢似的，對於一切這類的案件，多少有些不甚關心，後來到了晚上三點的時候，他在公園附近的一個轉角處懶洋洋的徘徊着，有一個同事名叫派士利的警官走了過來，偶爾提到這對失蹤的野鴛鴦——

『我想我一定是看見了這一對的，還不過一點鐘以前。她穿的是白衣服，望了我一下，似乎表示她不願意在外面似的。那時候我沒有想到這上面去，現在才記起來了。他們倆的舉動頗有點好笑，至少她是這樣的。他們在這個公園裏第四條街的盡頭那邊走着。』

『那麼我們去搗一搗亂好吧，』赫爾賽倦得想找點事作一作，便提議道。

『好吧，』派士利很快的說着，他們兩人便開始仔細搜查起來，在那些月光之下的樹下到處去找。月亮已經微微向西斜了，樹枝上都

着了光和露，放出銀色的光來。他們各人獨自走一條路，在花中間，矮樹叢裏，泉水近旁，都找遍了。後來赫爾賽終於在一堆茂生的矮樹叢旁邊停住了，那一叢矮樹上正開滿了灼灼的花，雖在月光之下也有一點豔紅的顏色。猝然間他聽見一陣微弱的語聲，其中還雜着一種很像嗚咽的聲音。

『這是怎麼會事？』他湊近去靜聽着，心裏一面這麼想道。

『你爲什麼還不肯聽我的話？』這陣聲音裏的第一種說道。『他們再也不會讓你進去了。現在你在我身邊，怕什麼？你這樣哭有什麼用處呢？』

這話說完之後，沒有回答，但是也聽不見哭聲。她一定是不出聲的哭着吧。

『來吧。我可以照管你的。我們可以到哈佛根去住。今晚上我也

有個地方可以去。這還不好嗎？」

這時候便有一種動作，好像是這說話的人在她肩上拍着似的。

「你哭有什麼用處呢？你還不相信我愛你嗎？」

赫爾賽警官已經靜悄悄的偷着繞過來看了個分明，這時候他便更走近了一點，爲的是要尋個究竟。月光之下，在那適意的距離之外，他可以看見他們在那裏坐着。一叢很高的灌木幾乎把他們所坐的長椅四面都圍住了。那少年的懷裏便是那穿白衣的姑娘，抱得緊緊的。警官爲的要再看分明些起見，更向前靠過去一點，便看見他抱住她，親吻她——他是那樣的把她抱着，使她非順從他不可，縱有些微的不願，也不能抵抗的。

這種勾當，在早幾點鐘的時候，並不希奇，而在這時候却頗有趣味了。這位警官覺得有味，便更往前面爬過去兩步。

『你們倆在這兒幹什麼？』他猝然在他們前面站起，裝作方才不會看見，出其不意的問道。

那姑娘登時就一翻身，改變了她那順從的姿式，啞口無言，臉上漲得緋紅。那少年便站起來，不知所措，但是仍然有幾分倨傲的神氣。

『噢，我們不過在這兒坐一坐就是了，』他答道。

『啊？好吧，那麼，你叫什麼名字？我想我們正在找你們兩個哩，總之。阿墨亭？』

『那就是我，』少年應道。

『你呢？』他又向特麗莎說道。

『特麗莎·羅干，』她半吞半吐的說着，便開始哭起來了。

『好吧，你們倆要跟我來才行，』他嚴厲的說道。『署長要找你

們兩個去哩，』他說着，便很神氣的把他們帶着走了。

『幹什麼去？』年青的阿墨亭過了一會，驚惶得面色發白，竟自問了這一聲。

『不要緊，』這警察不耐煩的回答道。『來就是了，你到署裏就會明白的。我們要找你們倆。沒有別的。』

他們走到公園裏的那一頭，派士利便和他們一道走，到警察署之後，他們便給了這女孩子一把椅子坐下。她簡直哭成了一個淚人兒，顯得非常悲傷的樣子，同時也許因為有人從那種進退兩難的境地裏把她救了出來，心中感受些微的慰安。她這位伴侶雖則那麼年青，畏怯之中終究有幾分傲氣，簡直像一隻山中的野獸所行不遜時的情形。

『還是去把她父親找來好吧，』警佐提議道。早晨四點鐘的時候，老羅干還不會睡，只在房裏來回走着，一聽這個消息，馬上就向警察

署狂奔而來。他起先的怒氣本已差不多變成了一種要命的焦急，但是現在他一想到他又可以看見他的女兒活着，而且好好的，他便不禁充溢着一番混雜的情緒，其中含着忿怒，恐怖，悲哀，和許多別的成分。假使她還是活着的，他對她怎麼辦才好呢？打她？吻她？或是怎樣？但是他一到警察署，看見他那漂亮的特麗莎在警察手裏，還有那年青的陌生人在她近旁，也被看守着，他便因恐懼，忿怒，父愛同時迸發，不能自持了。

『你！你！』他一聽說這個鎮定的阿墨亭就是警察看見和她在一起的少年，便馬上目光炯炯的望着他，大聲說道。隨後他忽然爲一陣恐怖之感所襲，便轉過臉去向着特麗莎問道，『你幹什麼去來？啊！啊！你！你！』他又向阿墨亭忿怒的說着，這時候他覺得他的女兒已經安全了。『再也不許你近我的女兒！我要把你的骨肉都捶碎！你

這鬼東西，你！」

他向這困住了的情人前進了兩步，但是警佐却過來干涉了。

『不要動手，現在，』他不動聲色的說道，『把你的女兒從這兒帶回家去，不然我就要把你們兩個都關起來。我們這兒是不許打架的。你聽見嗎？以後不要讓你的女兒到街上去，那麼她就不會惹出什麼麻煩來了。不要讓她在外面和這樣的流氓同走吧。』（阿墨亭聽了這話，不禁向後退了一退。）『那麼就不會有什麼事情弄到她身上來了。我們這裏對這個人應該怎麼處罰就會處罰的。』

『噢，他就沒有錯呀！』阿墨亭一看自己已經沒有和老羅直接接觸的危險了，便頑強的說道。『我有什麼罪過呢？他把她鎖在門外，是不是？我不過是陪着她一起等天亮罷了。』

『是的，這樁事情我們完全明白了』警佐說道，『你，我們也很

清楚。你快住嘴，否則就要把你送到特別法庭裏去。我不要你說什麼話。」他說罷，還是含怒的命令那老屠夫出去。

老羅干什麼也沒有聽見。他的女兒已經到手了。他正在領着她回家去。她是沒有死的——據他所知，連道德上的損害都沒有哩。這時候他心中混雜着各種的情緒，究竟如何辦法是他所沒有想得出來的。

他們走到肉鋪近旁轉角處便遇着巡夜的梅格爾，他們走過的時候還在那裏閒待着。他一見羅干又把他的特麗莎領回來了。很覺高興，馬上就抖擻精神說起教訓的話來了。

『以後再不要把她鎖在門外了吧，』他很神氣的喊道。『剛才那個女孩子弄到你這門裏來也就是這個原因哩，你要知道！』

『那是怎麼會事？』羅干問道。

『我說那個女孩子就是鎖在門外的。她就是爲了那個才自殺的。』

『阿，我知道，』沙聲的羅干低聲說道，但是他却没有把她關在門外的意思了。他簡直不知道如何是好，直到後來，他們到了他那哭着的老婆面前，她便一面哭泣，一面奔向特麗莎，這時候老羅干決定以後相當的寬容一點。

『她像你哩，她的模樣和你相像哩。』這年老的母親對特麗莎這麼說，但是她不知道剛才她家門口出了那一齣類似的慘劇，所以她聽了她的母親的話，只是莫明其妙。

『我現在也不抽你，』老屠夫經盡了剛才那種種的恐懼，終於找着了女兒，實在喜不自勝，那裏還想到處罰她呢？『不過，以後不許再出去了。晚上就不要上街。我不許那樣。那個飯桶，哈——看他這鬼東西再來一來吧！我賭他！』

『好了，好了，』這肥胖的母親摸一摸她的女兒的頭髮，流着淚

說道。「她以後再也不會往外跑了，不會，不會。」這年老的羅干家的真是表盡慈母的態度了。

「噢，你不讓我進來呀，」特麗莎抗聲道，「我沒有地方可去呀。你叫我怎麼辦呢？我以後也還是不能整天在家裏待着不出門哩。」

「我賭他！」羅干把他所有的忿怒之氣都發洩於那怯懦的情人身上，咆哮着。「賭他再到這裏來！請他進感化院！」

「啊，他并不是這麼壞哩，」特麗莎這時候到了家裏，安全了，便儼然像一個女英雄；她對她的母親說道，「他是阿墨亭君，那文具商的兒子。他們就在鄰近那一排房屋裏住着的。」

「以後再不許你去找那個女孩子麻煩呀，」一點鐘之後，警佐把阿墨亭釋放的時候，對他說道。「你若再是這樣，我們就對你不住，非關你六個月不放你出來。你聽見嗎？」

『噢，我不要她了，』這孩子兇暴而輕傲的回答道。『讓他去養老女吧。他把她關在門外幹什麼呢？他們以後最好不要再把她鎖在門外吧，這就是我的忠告話。我并不要她啊。』

『完了！』警佐回答道。於是他就走了。

失戀後的擇偶

舍麗，親愛的：

你何必要還那幾封信呢？通共不過六封罷了，你想想，我從那兒得到的就只這點東西而已，我在旅途上，就要靠牠們解除心中的煩悶哩。你把牠們要回去，有什麼好處呢——這不過是小小的幾封短信，那裏面只是告訴我，你一定來會我罷了——然而我——你替我設想設想呀！我若把這幾封信送回給你，你就要把牠們撕碎了，但是你若肯留給我，我就可以在上面拍些麝香和龍涎香，放在一隻小銀匣裏保存着，時常帶在我身邊。

呵，舍麗，親愛的，你真不知道我覺得你是如何的甜美，如何的

親愛啊！凡是我倆在一起作的事情都在我的心頭，沒有一件不是像畢資堡這兒這所高聳入雲的大樓房一樣的分明，而且更加令人快意得多了。實在說來，我對於你的念頭真是最寶貴的，最美妙的，舍麗啊。

但是我現在年紀太青了，實在還不宜結婚。這是你知道的，舍麗，是不是？我至今還不曾找着一點自立的門徑，我心裏簡直煩亂極了，不知道是否能有自立之一日哩。就在昨天，老羅斯班——這就是我這邊的新主人——到我這裏來，問我願不願意到爪哇去在他的一座咖啡種植場上作一個副管理員，他說初去一年兩年之內不會有很多錢，只能賺得衣食，不過後來錢就會多了——我一聽這話，簡直就爲之雀躍。其所以如此，只是因爲一想到爪哇，一想到到那兒去，我就心動了，其實我明知留在此地更有發達的機會。你難道不明白我這是怎麼一會事嗎，舍爾？我的心緒太不寧了，年紀太青了。我不能馬上就

願到你，而我若不管你，不久你就就會不高興我了。

但是，呵，親愛的舍麗啊，我想起你那些最甜蜜的事情來了！似乎是隔不了一點鐘的工夫，總要有一點你的影子回到我腦子裏來——親愛的，甜蜜的一點——那一天晚上，我倆一同坐在特列哥公園裏的草地上從樹中間去數天上的星；還有那第一次傍晚的時候，我倆在麻雀嘴，沒有趕上末次的火車，只得步行到郎格里。還記得那些雨蛙嗎，舍爾？還有我們在亞索拜樹林中那和暖的四月的禮拜天！呵，舍爾，你莫索回那六封短信吧！讓我留下好了。不過你要記得我，無論你到什麼地方，無論你作什麼事情的時候，你都不要忘了我，親愛的，好媽？我是時時刻刻都會想念你的，我惟願你所遇到的是個比你好好的，不像我這樣糊塗的人，我也惟願我真個能和你結婚，作你所望於我的人。再會吧，親愛的。我大約在這個月內就要動身到爪哇去。

只待到了那邊，你若要的話，我就給你寄些郵片來——只要他們也有這東西。

你的不值價的亞賽。

她坐着把這封信拿在手裏，含着失望的神情，只是發呆，這就是她所能得到他的最後一封信了。這一點，她是準確知道的。他現在走了，永遠不會回來了。她只寫過一次信向他表示意思，並不是明白的要求他怎麼樣，不過要他退還那幾封信罷了，於是就來了這封委婉却又推托的回封，簡直不提什麼時候可以回來，却又要保存她那些信，不忘情於舊日——他們倆當初在一起度過的那些快樂的時光。

那些快樂的時光啊！啊，是呀，是呀，是呀——那些快樂的時光！

這時候，她作完了一天的工作，在家裏坐着，默想他來而復去的

短短幾個月之中一切的事情，她的回憶裏便呈出一個光明燦爛的世界——那光明燦爛的世界真是千變萬化，有似仙境，但是現在，哎，完全消散了。那裏面曾經包含着許多她所熱望的東西——愛，浪漫，娛樂，嬉笑。他是那樣的潑活，任性，或是倔強，那樣青春的浪漫，那樣愛玩，那樣愛變新花樣，一切的事，他都無所不說，無所不爲。亞賽又能用那活潑的步態跳舞，又能吹嘯，唱歌也有一派的風調，又能奏樂。他又能打牌，作把戲，他有那最好的神氣，誠摯而活潑，裏面含着一種天生的斯文態度，而對於遲緩和不爽快的人或是無味或污穢的事情則又不能容忍，這恰像——但是想到這裏，她的心思又避開她了。除了亞賽而外，她不肯想別人哩。

她的家在貝祥街，最下一層有一間客廳，這時候她在離客廳不遠的小寢室裏坐着，眼睛望着外面那克塞爾場；再過去——貝祥街是沒

有矮牆的——望着波拉家裏，貝克爾家裏，克來得家裏，以及其他人家的院子或草場，她便想到他是那麼想像力強而經歷多的人，他又是那麽愛變新花樣，愛娛樂，他的心境之美又是她一向所不會見識過的；以這樣的地方，怎能不使他生厭呢？她又想到她自己是如何的不配以美貌或性情勝過這點短處——她的工作或家庭之沉悶，這也許是逼着他離開的原因啊。因為雖則有許多人時常羨慕她，而且她年紀又青，又有一種純樸的美，人家也時常表示她的美是使得有些人動心的，然而，他是無意於她的——他走了。

這時候，她心裏一面沉思着，便覺得這種情形和牠所代表的一切——她的父母，她的工作，她每天在她作工的藥行與這條街和這所房屋之間穿來穿去的勾當——正是代表她的一生和命定了要她受的苦痛。有些女子比她幸運多了。她們有漂亮的衣服，漂亮的家，以及無

窮的娛樂和改變環境的機會。她們無須靠節省和工作去應付她們自己的生活。但是她之被迫着過這樣的生活已經不止一日了，却直到如今才來抱怨！——或者說，直到他來了之後才抱怨。貝祥街和牠那些千篇一律的陋俗的庭院和房屋，以及她家這所房子，也像其餘那些一樣，一間一間的房屋，一條一條走廊，都是一模一樣，還有她的父親，也是和別人的父親似的——這些事，在那時候以前她似乎也覺得還不錯，十分滿意。但是現在呀，現在呀！

這裏，在她們的廚房裏，是她的母親，一個瘦削而蒼白却又很慈祥的婦人，剝一剝山芋，洗一洗菖菹，放一點肉片或是一塊肝到煎炒鍋裏，朝夕如是，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鄰家的克塞爾太太也是天天幹這些事情。再過去一家的克來得太太，再過去一家的波拉得太太，都是一樣。但是直到如今，以前她從來不曾想到這是多麼

壞的事情哩。但是現在呀——現在呀——哦！這一條街上，家家戶戶的走廊下或草場上都是那些作丈夫的和作父親的人，多半都是中年人或是像她的父親那樣的老頭子，飯前看着報或是剪着草場上的草，飯後便抽烟或是沉思。這時候她的父親在屋子前面，他是一個謙卑的，忍耐的，沉思的人，差不多什麼話也沒有得說的——全讓他的妻，她的母親去說，不過他在那種沉悶的安靜的神態之中還是喜歡她的。他的職業是模型工人，經過多年的勞苦省儉，一方面又有她的母親的內助，才得到這個小而平庸的家。他常是說，他們沒有什麼一定的宗教，他覺得只要一生行事不昧良心就可以升天堂，但是他們偶爾也到尼古拉斯街的監理會教堂裏去作一作禮拜，她也曾隨着去過一次。但是近來她不會去過，因為有了她的世界裏其餘那些通常的娛樂，她也就忘却這一方面了。

當時的生活，她現在看來全是沉悶的，正在那個時候，他來了——亞賽·布利士都——年青，活潑，漂亮，又有志氣，又多幻想，於是忽然的一切都變了，她自己也不知是如何變的。他之來，真是突然而來——簡直好像是憑空而至哩。

在他之前，本已有巴頓·威廉士來找她，他是個身體強壯，性情溫和的人，雖不活潑，心地却是很好的，亞賽還沒有來找她的時候，他便早已向她求過婚，而她也曾答應他，大半是可以的。她是喜歡他的，雖則不熱烈，却也有幾分柔情對他，依她的鄰近一般人的頭腦看來，她覺得他是可以作她一個好丈夫的，在亞賽沒有上場之前，她當真是打算嫁他的。那固然算不得真正愛情結合的婚姻，這是她現在明白的了，但是她却拿牠看作愛情的結合，這樣一想，也許就足以自慰了。但是她現在回想起來，當初亞賽來的時候，相形之下，她的眼光

是如何的改變啊！一剎那之間，好似是有了一個新的天地！亞賽一到，便隨着帶來了一番異樣的感覺。

梅白爾·姑敷邀她到她家裏去過謝恩節，并且要她心裏什麼也不要想，梅白爾家裏在威斯來，就是鄰近的城廂地界，她因為巴頓正在大東鐵路快信處忙着管理一部分的工作，不能看見她，於是就去了。一去，真使她於詫異之外還起了一番奇妙的歡欣之感，這番感覺幾乎是非言詞所能表達出來，因為他——亞賽！——也在那裏，細長而挺直的身材，烏黑的頭髮和眼睛，五官生得端麗而有引力，像一個嶄新的錢一般。後來當他望着她微笑，向她述說他所遇到的一些有趣的小事情的時候，她便覺得有一種滋味——一種魔力——襲透她的全身，吃過飯之後，他們便一齊到愛狄士·巴林吉家裏去跳舞，當她和他合舞的時候，他一點也不現得冒昧的樣子，這時候，他便似乎是她吸

引住了，把她拉近身去，說她的眼睛和頭髮都很漂亮，說她的下巴長得非常秀氣，說他覺得她跳舞的姿態很活潑，很可愛。她幾乎喜得顛倒了。

『你喜歡我嗎？』他在跳舞的當中這樣問她，他便情不自禁的抬起頭注視着她那雙眼睛，從那一剎那起，她便時時刻刻的幾乎因他發狂，除了他的頭髮和眼睛，除了他的微笑和漂亮的身材而外，什麼他都不會想起了。

她雖則認定誰也不能看出來，梅白爾却通通看明白了，後來她們一同回到梅白爾家裏上床去睡的時候，她便細聲問道：

『呵，舍麗，我明白了。你喜歡亞賽，是不是？』

『我覺得他是挺不錯的，』舍麗還記得當初回答的語氣，因為梅白爾知道她和巴頓的關係，而且是喜歡的，『但是我並沒有爲他發狂。』

爲了這一點不實在，她差不多通夜都在夢中歎氣哩。

亞賽約了她去看電影，第二天，他便毫不爽約到梅白爾家裏請她和梅白爾同去。電影場離得不遠，從那裏他們又到了一個冰淇淋店裏，他們坐在那兒，梅白爾沒有望着的時候，他便要捏一捏她的臂膀和手，吻一吻她的頸項，她也就屏住氣息，她的心似乎停止動跳了。

『以後你可以讓我到你家裏去看你吧，好不好？』他低聲的問道。她硬回答道，『禮拜三晚上吧，』說着，便把她的住址寫在一塊小紙片上交給他。

然而現在是一切都成過去了！

這所房子，現在顯得這般淒涼——當初那一天晚上他第一次會見她的時候却顯得如何的幽雅啊——前面的房間裏擺着那些通常的什物，後來也到了春天，那洋台上長着那些正在出芽的葡萄藤，還有那

五月裏的月亮。啊，那五月裏的月亮呀，六月裏七月裏的月亮呀，他在那兒的時候是如何的美呀！她總是對巴頓說些誑話，好使亞賽能在晚間和她相會，有時候也對亞賽說些誑話，不使他和巴頓見面。她在亞賽面前連巴頓的名字都不會提過，因為——因為——哼，因為亞賽比他好得多了，然而不知怎的，（她現在自己承認了）她像沒有把握似的，覺得他縱或有意於她，也不一定能够維持長久，她想，果真如此——哼，果真如此，老實說吧，巴頓也還不錯呀。她並不爲找着了亞賽便對他生恨絲毫也不。她對他仍舊是有一方面喜歡的——他畢竟是那般和靄而忠實，那般老實而直率，而且非常體貼她，這當然都是亞賽所不及的。亞賽沒有登場之前，她現在還分明的記得，巴頓在她眼光裏是很不錯很不錯的——實在說，她所希望的也無過於此了；他常來陪伴她，彼此都覺愜意，他來找她的時候，常是送些花和糖菓來，

這又是亞賽少有作的事情，單只爲了這點，她也不禁要繼續着喜歡他，對他抱歉，並且，她早已在心中盤算過，假如亞賽擺下她——：他的父母不是比她的父母闊氣嗎——他那麼一個好人不是有一個很好的位置嗎——每月一百五十元，以後不是還可以增加嗎？在她與亞賽相識以前不久的時候，她會覺得這是很好的，至少也足夠兩人過活，因此她會想到遲早總要試牠一試——然而現在——現在啊——

那一天晚上他第一次來找她的情景——她記得多麼清楚呢——她現在所在的房間隔壁那間客廳爲了他簡直像是改了模樣，裏面充滿了從來所沒有的有一番意味，還有外面那道門廊也是如此，雖然長着那些瘦小的無葉的葡萄藤，也顯得分外悅目，甚至這條街道——這沉悶的，鄙陋的具祥街——都和平時不同了。那天下午，她在店裏作工的時候，下了一會小風雪，地下都鋪得白白的。鄰近的人家，當她一路

走過的時候，裏面的燈光從窗幃和門簾裏面攢出來，也都顯得比以前可愛，比以前快暢，動人。她急忙回到家裏，將客廳裏那盞紅罩大燈點燃，這盞燈，她覺得是她最妙的藝術的寶物，她把牠放在鋼琴近旁，窗戶與鋼琴之間，又把椅子擺好，然後忙着打扮自己，能打扮到怎麼可愛便打扮到怎麼可愛。爲了他，她把她那件最好的薄絲衣拿出來穿上了再把頭髮精心梳理，梳成她心裏覺得最好看的式樣——那是她以前不曾見過的——然後再在臉上和鼻子上撲上一些粉，再把眼毛塗黑，像店裏有些年青女子一般，然後再穿上她那雙灰色緞子新便鞋，這樣收拾了之後，便行坐不安的等待着，什麼東西也吃不下，心裏除了他而外，什麼也不能想了。

等了許久，她正在想到他或許不來了，他却笑咪咪的出現了，一面說道，『喂！你住在這裏呀，是不是？我還在猜想哩。佐治，你真

是此我向來心裏所想到的更加倍可愛啊，是不是？」於是在那小過道裏，在那關着的門背後，他把她抱着，在她嘴上吻了十幾下，她只裝着把他推開，掙扎着，說是怕她的父母聽見。

哦，後來這間屋子裏有了他在裏面，映在那紅色的燈光之中，他那白淨的漂亮的面孔在她想來，更加顯得漂亮了！他讓她坐在他身旁，握着她的手，對她述說他的事業和他的夢想——他將在將來要作的一切——於是她便覺得自己十分情願與這樣一個人——他這樣一個人——過共同生活，無論他願意作什麼事，她都情願；只是，她不斷的懷疑，他究竟是否要她作終身伴侶，一想到這點，她心頭便微微的痛起來——他是那樣年青，那樣夢想多而志氣大，雖然實際上他比自己還要大幾歲，却顯得比她年青得多，富於夢想得多了。

隨後便是那光明燦爛的時期，從十二月裏一直到最近這九月，在

這個甜蜜的時期裏，凡是一對愛人之間所應有的事都發生了。哦，第二年春天所過的那些神妙的日子呀！花苞和嫩葉初放的時節，有一個禮拜天他帶她到亞索拜去，那地方是所有的大樹林之所在，他們在草地裏追尋春日的野花，兩人同在一座山坡上坐着，望着下面的河流，看着幾個小孩作成一隻小帆船放在河裏，她心裏便惟願她自己和亞索也是那般玩耍——兩人同到一個什麼地方去——遠遠的，遠遠的離開一切庸俗的東西和庸俗的生活！後來他便把他的臂膀伸出來抱着她，吻着她的面龐和頸項，捻一捻她的耳朵，摸一摸她的頭髮——哦，她們倆在那草地上，周圍遍地是那些春日的野花，頭頂上罩着一個綠葉的華蓋，那真是完美的愛的境界到了——那番甜蜜的滋味，現在她想起來還要爲之眼裏發癡哩！然後又有那些禮拜六下午和禮拜天，在亞索拜和那大沙灘所在的麻雀嘴，還有離她家裏約莫一二哩遠近的可愛

的特列哥公園，到了晚間他倆便去在那樂園裏或是附近的地方坐一坐，吃些冰淇淋，跳舞跳舞，或是看着別人跳。當日那天上的繁星，那一陣一陣的微風，和那夏日的芬芳真是令人心醉！哎！哎！

不消說，她的父親看了她與亞賽和她與巴頓的情形，起初就覺得莫明其妙，因為巴頓對於她業已表示一種適當的好意，而她也似乎是喜歡他的。然而她是他們僅有的孩子，是他們的掌上珠，素來是很任性的，他們也就不會想到拿什麼話去說她。總而言之，她又年青，又漂亮，變一變心是無足怪的；只是，只是——她對於巴頓只好成天撒謊，譎辭推托，因為亞賽是個急性人，他高興那一晚便要在那一晚到店裏來找她到城裏去吃飯，看戲。

亞賽從來不像巴頓那樣羞澀，呆滯，服從，為了一點小惠便能耐心等許久。他是高傲而急燥的，親吻和擁抱，以及各種愛情的快樂，

他都不管她是否願意，施之於她，他和她嘻戲，和她玩耍，就像貓奴戲鼠一般。她決不能拒絕他。他支配着她的時間和她的情感，不容阻滯，不容障礙。他也并不是完全自私或是強暴，別人也許有之，他則不然，只是有時一味任情行事，不假思索罷了，而且這都不是有意的，有時還分外親愛，分外溫柔——幾乎時常是如此的。但是他時常談到他的將來，似乎又沒有把她包括在內——這真是使她萬分焦心啊——他談到他想要去的地方，想要作的事情，不知怎的，總好像是覺得或是認定她不能或不願與他同去同作一般。依他心裏的盤算，他時常都想着遲早要到澳洲去經商，或是到南非洲去，也許到印度去。他對於他自己的前途，從來不像是有一個固定的計劃在心頭。

每逢這種時候，她便感覺一種無可奈何和大難將臨的情緒，覺得她自己陷入了爲難的境地，無法自救，這種境地簡直像是要把他引到

一個不幸的結局她覺得亞賽則顯然是和她發生了愛情，而且分明是高興她，但是也許不會長久的愛她哩。於是她便開始問他一些伶俐而帶探究意味的問題，都是關於他們倆的事情的，起初她總是羞搭搭的，（每逢問到這類事情，常是這樣。）她問他倆的將來是否一定合而爲一，問他究竟是否要她——愛她——他會不會和另一個女子結婚，還是只要她，又說她穿上一件珍珠緞的新婚衣，披上一條乳白的長紗，穿上一雙緞鞋，拿着一束鮮花，會不會好看。關於這些話，她對巴頓是向來不大肯說的，卽令在沒有結識亞賽之前，也是如此。後來他來了，一切的念頭便轉移在他身上了。但是現在她却很倒霉的問她自己道，『他何嘗真是有意於我呢？』他是非常瀟灑，非常隨便的，常是說，『是的，是的，』和『當然，當然！不錯呀！是的，不消說；你放心！咳，寶貝子，你一定是很可愛的啊！』然而不知怎

的，她常是覺得這些把戲不過暫時的喜劇，不會經得長久的，亞賽終究是太輕飄，太瀟灑，心裏太沒有定見了。他常是想着要到各處漂流，到許多城市裏去住，最後便要繞到紐約或是舊金山去，但是非等到她問他的時候，他總是不十分確定的把她說在裏面，這真是一個太不好的朕兆，他雖則常是高高興興的向她担保道：「當然的！當然的！」她心裏却始終不能釋然，不知怎的，她總覺得不能十分相信他這些話，有時候她便不免因此非常煩惱，鬱悶得要死。好幾次她只想哭，究竟是爲的什麼，她也說不出來。

後來，她因爲深深的愛他，終於和巴頓鬧翻了，或是說幾乎鬧翻了——像他那樣一個老實人，誰能和他吵鬧得起來呢？那是爲的幾星期以前的一個星期四晚上，總使他失望了。她起先知道亞賽會要在星期六來找他，却因爲巴頓走到店裏看她來了，她便很大意的說他會要

來，過後她也覺得懊悔，不過說的時候無非太愛亞賽罷了。等到星期三，亞賽却又改了主意，對他說是星期五要來，但是星期四晚上他又來了，邀她同到麻雀嘴去，結果使她來不及通知巴頓。他走到她家裏，陪她的父母坐到十點半才走，後來她雖則寫了一封信給他，托故敷衍他還是在幾天之後到店裏找着她微微的說了些不滿意的話。

「你覺得你那樣對我是很對的嗎，舍麗？你儘可以送兩句信，是不是？那是誰呀——新近和你結交的那個人是誰，你不肯告訴我？」

舍麗一聽這話，馬上就冒火了。

「就算有那麼一會事吧？那與你有什麼相干？我還不是屬於你的哩，是不是？我已經告訴你了，並沒有什麼別的人，我希望你不要管我這些閒事吧。上星期四我沒法子，沒有別的話可說——我不願意你來麻煩我——沒有別的話可說。總而言之，你以後若不高興來，就請

不必來好了。』

『不要這麼說吧，舍麗，』巴頓懇求道。『你何至於這樣呢？不過你若不高興我再來找你，我以後不來糾纏你就是了。』

他說完這話，一看舍麗還是含怒不言，便覺得不知怎麼才好，只得走了，從此她就沒有見過他的面。

這樣子，她就算是和巴頓破裂了，以後她總是避着他辦公的那個火車站，不從那裏走過，誰知過了不久，亞賽便約了來找她而不來了，直到第二天才有幾封信送到她店裏，說是他爲了公司裏的事情出城去了，星期日不會回來，也就不能給她一個通知。不過他說星期二會來看她。這真是一個莫大的打擊啊！那時候，舍麗心裏便想到以後的收場了。剎時間，她覺得全世界都忽然變爲一堆灰了，四處除了燒焦的餘燼而外，什麼也沒有了——她覺得人生不過如是而已。然而她還看

得清清楚楚，知道這不過是這種日子和這種推托的開端，以後，以後，他不久就要永不再來了。他已經漸漸的討厭她了，以後他就要連推托都不推托了，她想到這裏，簡直好像一身凍成了冰塊，心裏駭怕極了。

然後，過了不久，她所怕的那種淡漠的態度便露骨了——幾乎好像是和她心裏所想像的一般。起初是一個星期三晚上，他本約了來找她，後來却又說是某處有一個聚會，不能不去。隨後他又是出城了，星期日不回來。其後又是到別處去了，整整的過了一星期之久——據他說，那是絕對沒有辦法的，因為他在公司裏的職務增加了——有一次他偶然說了一聲，無論什麼都不能拉斷他和她之間的關係——決不會！她並沒有想到拿這話去責備他；因為她太自驕了。如果他要走，走就是了。她決計不願意承認她自己曾經打算強留什麼人。然而那是

廢話，她一想到這裏，終究還是非常傷心理。他和她在一起的時候，又像是很溫柔的；只是有時候他的眼睛有些呆得出神，似乎是對她微有厭意了，別的女子，尤其是漂亮的，似乎也像她自己一樣的能够引起他的注意了。

後來他接連一兩星期不再到她這裏來的時候，那種度日如年的苦痛真在難堪啊！等候，深思，詫異，在店裏如此，在家裏也是如此！在店裏有時候因為她的心離不開他，以致弄出錯來，人家便要指摘她，到了晚間在她自己家裏，也不免時時顯出心不在焉的神氣，使得她的父母提醒她。她覺得她的父母一定注意了亞賽不再來找她，或是不像以前那樣常來——她假裝着和他一同到外面去了，其實是跑到梅白爾·姑敷家裏坐一陣再回來——她又想到巴頓一定也把她拋棄了，因為她對他那樣無情，把他趕走了，除非她去找他，他也許不會再到

她這裏來了。

於是她心裏便起了一個念頭，覺得爲保全她自己的面子起見，還是和巴頓重新鈎搭起來爲好，她覺得還是要靠他的感情和忠心和他那板滯的態度來補救她自己這種爲難的境地。只是要想嘗試這番計劃，却非先給亞賽寫了這封最後的信不可——這無非是藉此試他一試，看究竟是否還有一線希望，這封信是寫得很溫柔的，只要求他把她寫給他的幾封信退還給她罷了。她現在已經差不多有一個月之久沒有見着他了，最近一次見着他的時候，他便說他也許不得不暫時離開她一會——到畢資堡去作事情。現在她拿在手裏的便是他的回信——從畢資堡寄來的！這真是可怕啊！沒有他，渺茫的將來呀！

但是她若再去找巴頓，他一定還不十分知道一切的經過。她雖則和亞賽過了那些甜美的日子，却還是可以把巴頓找回來，這是她沒有

把握的。她并不曾絕對的把他拋棄，這一點，他也明白。他有時候實在把她糾纏得够受的了，當初亞賽還沒有上場的時候，他常是跑來找她，或是帶着鮮花，或是帶着糖果，有時候兩樣都帶了來，在門廊的階台上坐着，談鐵路上的事情，和她的幾個朋友的踪跡和行動。像他這樣一個能忍耐的，有希望的，性情溫和的人，居然受這種欺騙，而且是受騙於她——她這碰別人的釘子的人。她的父母一定看得明白，這時候她心裏不免想到這點，然而除此而外，她還有什麼路可走呢？

『我真不是個好女孩子啊，』她不斷的這樣想道。『我大錯特錯了。現在弄得這般殘破，怎麼還配去找巴頓呢？』但是她終究覺得巴頓是好辦的，只要她高興他，他一定不會計較，縱或是別人剩下不要的，只要是她，他得到了也還是要萬分感激，所以現在雖則弄到這種地步，只要她肯彎一隻手指，也就可以把他得回來了。他真是老實，

真是性情好，真是呆板，真是乾脆，和亞賽是純乎兩樣的。他之愛她，正猶之她愛亞賽一般（她一想到這點，便禁不住的笑了）——死心蹋地，無法自脫。

後來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了，亞賽再也沒有別的信來——只有這麼一封簡短的信——於是，她起初憂悶得要死，隨後便因失望而麻木了，麻木之中，便想重新振作，好好來處這個新境界——這從一方面看來，總算是很有勇氣的了。她爲什麼要失望呢？此外還有許多人爲她而歎羨——巴頓便是其中之一——她爲什麼要傷心而死呢？她又年青，又漂亮，很好看——許多人都對她這麼說。只要她願意，她還可以顯出活潑的神態，這一點，她自己却不曾覺到。她被人這樣薄情相待，爲什麼要一味忍受而不報復呢？她爲什麼不過那放肆無情的生活，同時和許多人賣弄風情——在跳舞與種種任性的娛樂之中排除——

切關於亞賽的念頭呢？有的是向她招手的人哩。她站在藥店裏櫃台前，把這些事情想來想去，想了好幾天，但是一想到究竟從誰下手，她又爲之躊躇了。有了她新近這番戀愛的事情，大家都有些不敢近她，至少現在是如此的。

於是——於是——她心頭便老是想着巴頓，他真是謙卑，真是忠心，一想到他，她總是要感覺一番良心上的刺責。她始終是那樣無情的利用他，他何嘗不知道，何嘗不明白，然而他還是不斷的來，來，直到她認真對他不客氣了，誰都可以看得出那是絕對沒有希望了，他才休手。她禁不住要想起他是崇拜她的，尤其是現在處了這痛苦的境地。他現在簡直不來找她了——她那樣不把他放在眼睛裏，終於把他趕走了——但是假如，假如——她等了許多天，許多星期，絕望中還存着希望，後來終於——

大東鐵路總局裏巴頓的上司的辦公處從前一向是她來向他表示要好的地方，來來去去，她總是要經過這個車站的。他是在底下一層的電信處副處長辦公室裏，她每次去上城廂火車或是下車的時候，便可以探頭望他一望；只是近來她却特意避着他，差不多有一年之久了。現在只要她高興，跑到他的辦公室外面鄰近他的坐位那個窗戶前面，索取一張空白電報用紙，她若像從前那樣提高聲音的喊一聲，他卽或看她不見，也就不會不聽見了。只要他聽見，他立刻就要站起來，過來看她——這一點，她很有把握，因為他向來是不能不睬她的。她從前常耍這套小把戲，有時便要故意在外面，走來走去，好使人家覺察出來。她考慮了一個月之後，便覺得非幹不可了——她這被棄的女子的地位實在太難堪了。她實在不能再忍受下去——譬如她的母親那雙眼

睛，就是一點。

有一天傍晚六點十五分的時候，她從她服務的那個店裏出來，鬱鬱不樂的提步回家。她的心頭是很不痛快的，臉上顯得蒼白而板滯。未出店門以前，她跑到店裏的盥洗室裏，擦了一點粉和胭脂，梳了梳頭髮，極力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後才出來。要想吸引她這位從前的愛人，那是無須十分費事的，這一點她覺得不成問題——但是究竟也不見得十分容易哩。萬一他另外找了一個呢？不過這是她不相信的。沒有多少時以前，他還想要找她哩，並且他實在是非常非常喜歡她，對她很忠心的。他對於擇偶向來很慎重，而且專一——當初和她就是這樣的。然而，誰知道呢？她存着這個念頭，一路往前走，心裏第一次感到羞慚與傷痛，這是由於自己欺騙了人家；她又因為自己不得不拋棄一個理想，便覺得傷心；此外還因為現在處了求人的地位，不免

起了一番失望之感，當初得意的時候所看不起的人，現在只得去低頭將就，這是多麼倒霉的事情呢？這都是亞賽害了她啊。

她走到車站的時候，平常到了這個時刻便擠在那裏的人們正在擁擠着。一對一對的青年男女，像她和亞賽似的，一面笑，一面急忙的走開，這也許是她的心理作用吧。她首先對着過磅的秤上那小鏡子裏望了一眼，看他自己還是不是有從前那樣可愛，隨後又沉思半晌，在外面的一个小花台前面前站了一會，花了幾辨士買一小束紫羅蘭。於是她便走進去，在窗戶近旁站着，首先偷着望一望，看他是否在裏面辦公。一望，他居然在裏面。她看見他那呆板而強壯的身軀，伏在桌上作事，眼睛上面遮着一個綠色護眼罩。她又退回兩步，想了一會，然後才再往前走，用那清晰的聲音問道，

『費心，請給我一張電報紙好不好？』

本已被她拋棄了的巴頓忽然又聽見她的聲音，簡直喜極欲狂，立刻就站起來了。他那強壯而豐滿的身軀站了起來，眼睛裏充滿着熱望的光芒，嘴唇含着微笑而扭動，馬上就走過來了。他一見她那蒼白却又漂亮的容顏——實在是比他以前看見她的時候更加蒼白，更加漂亮了——他一見了她，不由得啞口無言的起了一番心蕩神怡的感覺。

『你好呀，舍麗？』他一面走近她，一面溫柔的問道，他的眼睛仔細望着他臉上，露出那熱望的神情。他這麼久沒有見過她，簡直渴望到了極點，現在她那蒼白的美在他看來，比以前更好了。她爲什麼不要他呢？他的心裏只是疑惑。他那種始終如一的愛爲什麼還不能感動她的心呢？也許又有希望了吧。『我覺得不知多久沒有見過你了。家裏人都好呀？』

『他們都好，巴特，她狡然的笑着說道，『我也好。你近來怎麼

樣？我好久沒有見着你了。我還在想着你近來怎麼樣哩。你身體一向都好嗎？我現在要發一個電報哩。」

他走近她的時候，她起初還假裝着沒有看見他，過了一會才裝作吃驚的樣子，其實她却在抑制住一聲長歎。和亞賽來往這麼久之後見了他，實在不很痛快。她真能對他再發生感情嗎？能不能呢？

『當然，當然，』他懇摯的回答道；『我時常都好。你也不能把我氣死的！是不是？你不打算到別地方去嗎，舍爾？』他關切的問道。

『不；我不過是打個電報給梅白爾。她答應明天和我會面，我要叫她一定。』

『你近來不像從前那樣時常走過這裏了，舍麗，』他溫柔的抱怨道，隨即又微笑着說，『至少我總不常看見你走過。該不是因為我有』

什麼得罪你的地方吧，是不是？」他問了這句，舍麗連忙辯解，他又問道：「你怎麼的，舍爾？沒有害過病嗎，你？」

她便裝出她從前那種愉快和隨便的神態，心裏却難受極了，好像是只想哭起來。

「啊，沒有，」她回答道；「我一向很好。我大概是由那邊的門走過的，或者有時候就坐蘭敦路的公共汽車來往。」（這是實在的話，因為她一向要避着他。）「我常是忙得什麼似的，簡直沒有工夫到你這裏來，巴特。你也知道的，藥店裏有時候弄到很晚才放我們回家哩。」

他又想起當初和她要好的時候，她有時候還特意抽出工夫到他這裏停留一會，或是和他會面。

「是的，我知道，」他很機巧的說道。「但是你連我們那些打牌

的地方都不去了，是不是？至少我總是沒有見過你。我到兩三處去找過，以爲你或者會在那兒。」

這又是亞賽造出來的一個孽——她從前本是在這老店裏和鄰近的幾個娛樂團體和一個音樂會裏的，他一來便把她對於這些團體的興趣打斷了。當初這些團體在她心目中是何等的令人愉快，何等的有趣啊——但是現在——……那時候，巴特只要工作之餘有點閒暇，便常常陪伴着她。

『沒有去，』她極力作出那愉快的回憶的神情，掩飾着回答道；『我却常是想到我們在那些會裏多麼開心哩，不過。把那些會都丟開了，真是太難了。你近來沒有見着哈雷，司達爾和特里納。達士克吧，是不是？』她問道，這不過是勉強找話說罷了，並不是她真正關心的。

他搖一搖頭表示否定，隨即又說道：

『啊，見着過的，其實；就是幾天以前一個晚上在這邊的候車室裏見着的。他們是到城裏來看戲的，我記得。』

他說了這話之後，便微微的低下頭去了，因為他回想到當初他們倆常是同去看戲的事情，又想到他們後來鬧翻了爲的是什麼事。舍麗看出他的神情來了。她簡直不大爲他難過，只覺自己心頭不舒服——這樣倒霉，弄成這樣的結局！

『喂，你還是像從前一樣的漂亮哩，舍麗，』他看見她並沒有填那張電報，并且眼睛裏流露着熱望的神情，便繼續說道，『更漂亮了哩，我覺得，』她聽了這話，悽然的微笑了。她聽着他說的話，一句一句的，在他看來簡直像許多金子一般的寶貴，而在她却是一大堆死灰。『你高興在這個禮拜以內那一天晚上來看「捉老鼠」嗎？我們兩

個不知多久沒有一同去看過戲了』。他一面說，一面仔細望着她的眼睛，露出那熱望的，搖尾乞憐的神情。

哈——原來她又可以把她收回——這正是很大的憾事啊！她不要的，不愛的，却偏要歸她！現在只要稍微點一點頭，他就會來了，正是這種專愛的心把這會事弄得毫不值價，弄得這樣不痛快。她既是這樣來了，當然就應該嫁他，只要她情願，一個月之內就行了，但是啊，啊——她能那樣作嗎？剎時間，她決定那是不行的，她不願意那樣。假使他把她拒絕了——叫她走開——不理她——偏不；大約是她的命運該受他這樣動人的謙卑的愛，同時自己却想愛他而不能愛他——她所願意得到的愛也偏偏不能得到。不消說，他是需要一個像她這樣的女子的，而她，她——。她有些受不住了，只覺得太難爲情，便不由得應聲道：

『不，不！』她說了這兩個不字，一看他，臉上立刻就變了神色，很深的愁容露出來了，於是她又連說道，『這個星期不去，總而言之，我是說，』（她幾乎把『不能這麼快』這句話說出來了。）『這星期裏我有幾處約會，並且我還有點不大舒服。不過』——她一看他的臉色又變過來了，於是她重複想到自己身上——『你可以在那一天晚上到我家裏來，我們下次再去看戲好了。』

他的面孔登時便顯得喜溢眉宇。他那樣想和她在一起，只要她表示絲毫好感，馬上就可以安慰他，將他振作起來，這真是不可解哩。但是她現在却分明知道這於她是多麼無意味，雖則他視爲天賜之福，她却始終是不會覺出什麼滋味的。當初的交情現在只得完全恢復起來，永久的繼續下去，但是她難道爲了那椿事不如意，便來這樣辦嗎？她這樣想來想去，這些念頭在她心裏來回的跑，巴頓似乎看出來了，他

便覺得他也許是追隨她還不足——太容易挫折了。她也許還是喜歡他。這晚上她來找他，似乎就是一個證明。

『很好很好！』他同意道。『我也願意這麼辦。我就在星期天來，你說好不好？我們隨便什麼時候去看戲，都可以的。你不舒服，我聽了真難過哩，舍麗。近來我常是想念你。你若願意的話，我就在星期三來。』

她只慘淡的微笑了一下。這比她所預料的省事得多了——她的勝利——結果也就像是灰色的，有一種死海果（註）和失敗的意味，這是她覺得傷心的原因。和亞賽戀愛過之後，她怎能……？他又怎麼行呢，實在說？

『還是禮拜天好吧，』她揀了最遠的一天，說道，隨後便急步走出來了。

她那忠心的愛人在後面定睛望着她，而她却深深的感到一種嫌惡的情緒。一想到——一想到——原來只是如此！她索取的那張電報紙，她並沒有用，現在已經完全忘卻這會事了。她並不是因為玩了這個小把戲便覺得灰心，却是爲了她自己的前途除此而外不能得到一個較好的出路，顯然不能超出這條出路之上，也可以說是她無心使之超出於這條出路之上。她爲什麼除了巴頓而外，便不能找別人呢？爲什麼偏要回來找他呢？爲什麼不等一等，碰個別人——像從前一樣，偏不睬他呢？但是不，不，現在是什麼也不相干了——無論誰——找巴頓也不相干，找別人也是一樣，她至少總可以使他快樂，同時也可以解決她自身的問題。她走到外面，從候車的站台上爬上了火車。一大堆人照常推推擁擁的擠了一會，火車便慢慢的開着向拉通尼亞走了！——這城廂的地方就是她家的所在。她坐在火車上，心裏不斷的思想。

『我剛才作的什麼事呢？我在幹些什麼呢？』火車的輪子在軌道上搭搭搭的響，像是合着節奏的跳舞，這棕黃色的，乾燥的，無窮盡的城市裏那些房屋紛紛的往後飛跑，同時她心裏不斷的向自己發出這些疑問。『難道決然把我自己與過去的一切——那快樂的過去——一刀兩斷嗎？萬一我結了婚，亞賽又回來了，仍舊要我呢？萬一！萬一！』

路旁有一處地方，在一個敞棚底下，有幾個市上賣花的人在那裏收拾他們白天剩的一些殘貨——她心裏便想，這真是討厭的，沉悶的生活啊。這裏是羅吉路，一路排列着許多紅色的公共汽車，還有許多貨車和一條一條的鐵軌，以及絡繹不絕的汽車——這地方她是早晚時常經過的，像一隻梭子一般，以後除非她結了婚，誰知還要走這裏過多少次哩！再過來便是那兩岸間平平的流着的河，兩旁有許多煤棧和

碼頭——河水只管流下去，流下去，流到那大而深的海裏，那海，又是亞賽和她充分的賞玩過的。哦，坐在一隻小船裏漂流出去，漂到那無邊的，無路的，無止息的深海裏，那是何等難忘的回憶啊！不知怎的，她一見這條流水，無論是今夜或是別的夜裏，總要連想到當初和亞賽在一起的時候那些晚上——她和他在麻雀嘴的曠場上的情景，還有那愛克娛樂場裏那些跳舞的人，還有亞索拜的樹林，公園，和娛樂場中的跳舞——她想到這些，簡直恨不得哭起來，沒奈何，只好強自制住了。有一次亞賽和她一同走這條路過來，也是在這樣的一個晚上，他緊緊的握着她的手，說她是如何的了不得。哦，亞賽！亞賽！現在只好讓巴頓來代替他——永遠的，不消說。她再不能像這樣傻子似的把她的一生拋却了，他的終身大事，她也不能不替他顧到。那有什麼用處呢？然而——試想一想呀！

不錯，非這樣不可——決計決計，她心裏想道。她非嫁不可。否則時光過去了，她就太老了。這是她的唯一出路——嫁。這是她曾經認真打算過的唯一的出路——一個家庭，幾個小孩，再一個亞賽那樣的丈夫，他也愛她，她也愛他。啊，那樣的一個家庭在她該是如何的快樂呢！然而現在，現在——

但是現在既已打了這個主義，却也不能縮回。除此以外，再沒有別的路可走了。假如亞賽再回來——不過恐怕是不會的，他不會！她冒了那麼大的危險，結果却失去了——失去了他。她爲了尋求真正的愛情而冒險，誰知弄到這樣一個失敗的收場。亞賽沒有和她結識的時候，一切都是很好的。巴頓又強壯，又老實，又直爽，又乾脆，總算足以使她對於將來存一種好希望，至於爲什麼，她現在簡直想不起來了。現在呀，現在呀！他還有幾個錢，足以爲他們倆造一所小房子，

這也是她知道的，因為他曾經把這話告訴過她。他一定時常竭盡他的力量，使她快樂，這也是她十分知道的。他倆過的生活，大約可以和她的父母所過的相等——也許還可以好一點——決不會感覺困難。不消說，小孩子是一定會有的，因為那是他所渴望的——很想有幾個——這樣一來，她就可以消磨她的時光，一年一年的消磨那不容易過的日子；——那沉悶的，灰色的時日！然而她所願意生的孩子是亞賽的，如今那是沒有希望的了，只成了一種回憶——試想想呀！——巴頓這遲鈍而庸俗的人却可以實現他那甜美的夢想——爲什麼呢？

因爲戀愛是她的失敗——原因就在這一點——從此以後，她終生不會再有真正的愛情了。她再也不會像她愛亞賽那般的愛任何人了。這是不可能的，她分明的知道。他太可愛了，太神妙了。以後，無論她到什麼地方，無論她嫁什麼人，他一定要時常回到她腦子裏來，她

縱或和什麼人可以發生愛情，總不免有他的影子隔在中間，和人家親吻也要被他奪去了。結果是她所愛的和她所吻的始終是亞賽。她拿一條小小的手巾輕輕的擦一擦眼睛，掉過臉去靠近窗子，定睛望着外面，後來拉敦尼亞的附近到了，她又疑惑起來：萬一亞賽什麼時候又回來了呢——或是現在就回來了呢！（愛情是不可測的啊。）也許他現在就在車站裏，或是偶然的，或是特意在那裏等着歡迎她，安慰她那疲勞的心。從前她也曾在這裏碰見過他哩。果真見了他，她一定要向他飛奔過去，把她的頭靠在他肩上，永遠的忘記還有什麼巴頓，忘記她們倆會有片刻的隔膜。哦，亞賽，亞賽！

但是沒有，沒有；拉敦尼亞到了——眼前就是她乘的車上面那座天橋，就是那條商店相接的長街，還有那些公共汽車，上面寫着『中央』和『蘭敦路』等等字樣，又往那大城裏跑回去了。幾座房屋以外

便是那樹蔭蓋着的貝祥街，比平時更覺沉悶，更覺蕭條，她的父母的房子便在那裏，她那舊日的的生活也就要照常在那裏面繼續下去了，這種生活，她覺得比往日分外使她難堪——又是那些人剪草，又是那些草場，又是那些屋前的走廊，千篇一律的。從此便要加上一個巴頓，天天去辦公，來來去去，像她的父親和她自己現在的情形一般，她自己從此便要替巴頓管家，作飯，洗衣，熨衣縫紉，猶之她的母親現在爲她的父親和她自己作這些事情一般。她所希望得到的愛的的生活却不能如願的得到。哦，何等可怕呀！她覺得這是很難過的日子，幾乎片刻都不能忍受，然而她却決不能逃避。她爲了——爲了——不能不——不能不——她閉起眼睛幻想起來了。

她在那些樹下沿着街道往前走，走過那些和她自己家裏一樣的房屋和草場，終於看見她的父親在洋台上看着晚報，她一見這種情景，

不由得嘆了一口氣。

『回來了，女兒？』他高興的大聲問道。

『回來了。』

『你母親不知道你今晚喜歡吃肉片還是喜歡吃肝子哩。你還是去告訴她一聲好吧。』

『哦，沒有關係。』

她急忙跑到寢室裏，把帽子和手套拋在床上，自己也往床上一倒，靜靜的休息，心靈裏便叫苦迭來、試想想啊，弄到這般的結局！——永遠也不能再見着他了！只能看見巴頓，只能嫁他，在這樣的一條街上住着，生下四五個小孩子，把她那些青春時期的甜美滋味完全忘却——爲的只是在她的父母面前救她自己的面子，爲的只是她的一生。爲什麼定要這樣？非這樣不可嗎？她不禁噎住了喉管，滯塞了氣。

息。過了一會，她的母親聽見她回來了，便跑到門口來——瘦削的身材，能幹的神氣，慈祥的態度，守舊的派頭。

『什麼事，寶貝子？你今晚不舒服嗎？你頭痛嗎？我來摸一摸看。』

她那瘦而冰冷的手指在她的太陽穴和頭髮上摸着，一面說了幾樣東西，問她想吃不想吃，又說馬上就去買點頭痛粉來好不好。

『我沒有什麼不舒服的，媽。我不過一時心裏有點不大暢快罷了。不要打攪我吧。一會兒我就起來。請你不要管。』

『乖乖，你今晚喜歡吃肉片呢，還是肝子好呢？』

『啊，隨便什麼都行——什麼都不要吃——請不要打攪我吧——肉片也好吧——隨便什麼東西』她只求叫她的母親走開，靜靜的休息啊！

她的母親望了她一會，很同情的搖一搖頭，便靜悄悄的走出去，沒有說別的話。她獨自躺在床上，想來想去——只想把她關於已往的甜美和未來的黑暗的念頭一齊毀去——想到後來，終於再也不能忍受了，才爬起來，從窗戶裏無精打採的望着外面的院子和鄰家的房屋，凝神注視着她的將來。她怎麼辦才好呢？她究竟應該怎樣才好呢？那邊是克塞爾太太在她的廚房裏照常作飯，正和她自己的母親這時候的工作一樣，同時克塞爾先生便在前面的走廊下面坐着，穿着襯衫在那裏看晚報。再過去一點便是波拉爾先生，在他院子裏剪草。貝祥街一路過去都是這樣的房屋，都是這些人——都是腦筋簡單的，庸俗的人——作書記的，作老板的，老練的作手藝的，像她的父親和巴頓一般，他們對於他們的行業是頭等脚色，但是不像她所愛的亞賽，不像她那失却了的人——現在她自己迫不得已，或是因必要而決

定，不久就要成爲這般人當中的一，也要在這樣的街上住着，而且不消說是永遠的——她想到這些，一時不禁噎住了喉管，滯塞了氣息。

她想到源頭，又決定不幹，不幹，不幹，不幹！一定有別的路可走——許多路可走！她除非真正願意，儘可不必這樣作——她不願意這樣作——不過——於是她又跑到鏡子前面一照，望一望自己的面孔，摸一摸頭髮。

『不過這又有什麼好處呢？』她停了一會，便很倒霉的，無可奈何的暗自問她自己道。『我爲什麼要哭呢？我爲什麼不嫁巴頓呢？歸根說起來，我究竟算不得什麼稀奇啊。亞賽是不要我的。我想他，却又不能得到，只得嫁一個別人——否則就要獨身——至於嫁誰，那有什麼分別呢？我的夢想太高了，難處就在這點。我要亞賽，他却不要我。我不要巴頓，他却跪在我脚下苦求。我失敗了，這就是我的問

題。」

於是她把袖子翻起，把胸前顯得太露的一件披肩脫了下來，走到廚房裏，四圍張望的找一條圍裙，一面問道：

「我來幫點忙好嗎？桌布在什麼地方呢？」她隨後在許多茶巾當中把桌布找出來了，又到隔壁房裏一隻抽屜裏拿着銀器，便去安頓飯桌了。

一九二九年三月再版

實價四角半

著者 得利賽

譯者 張友松

發行處

上海四馬路中市
北平楊梅竹斜街

北新書局



